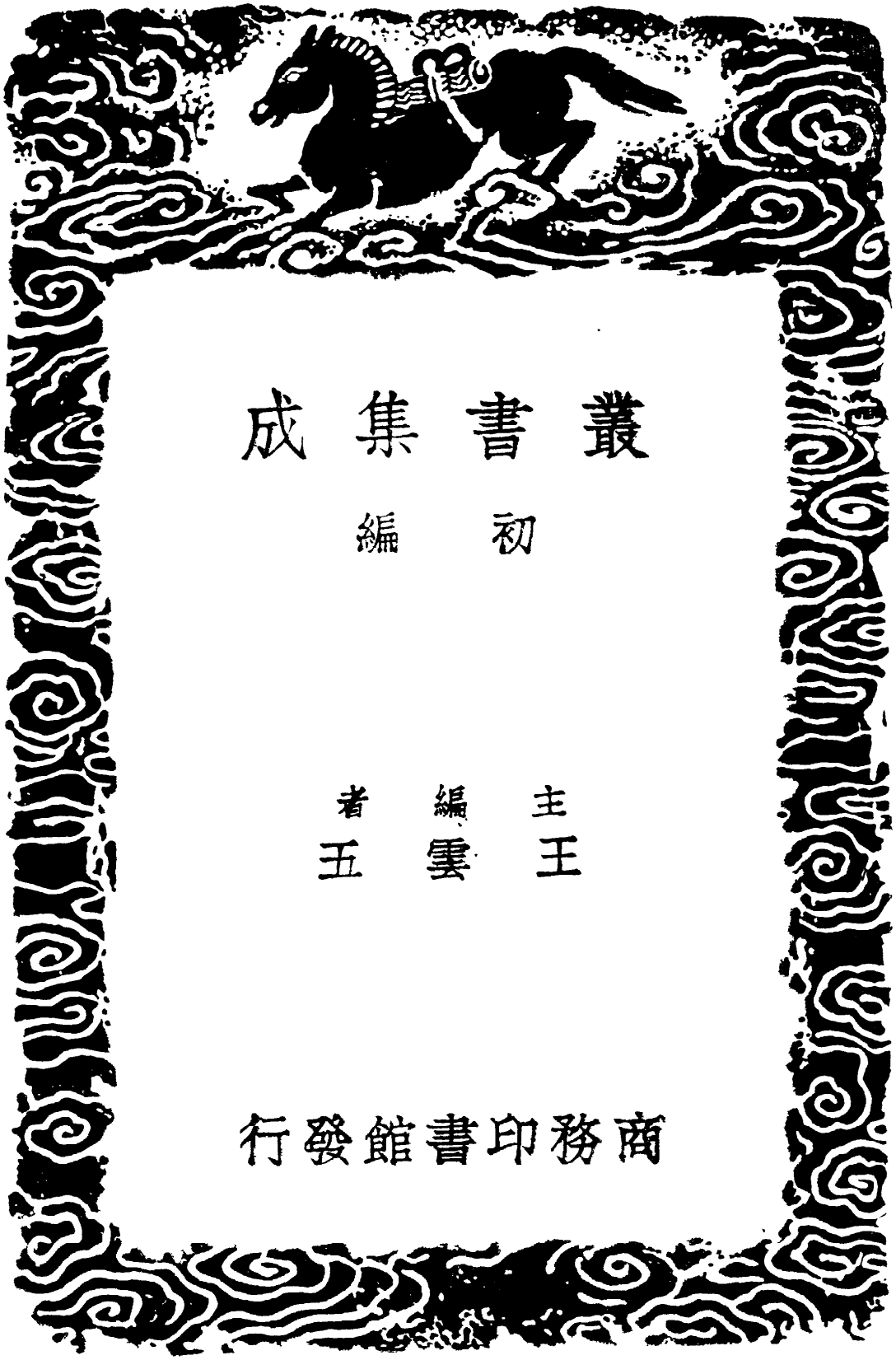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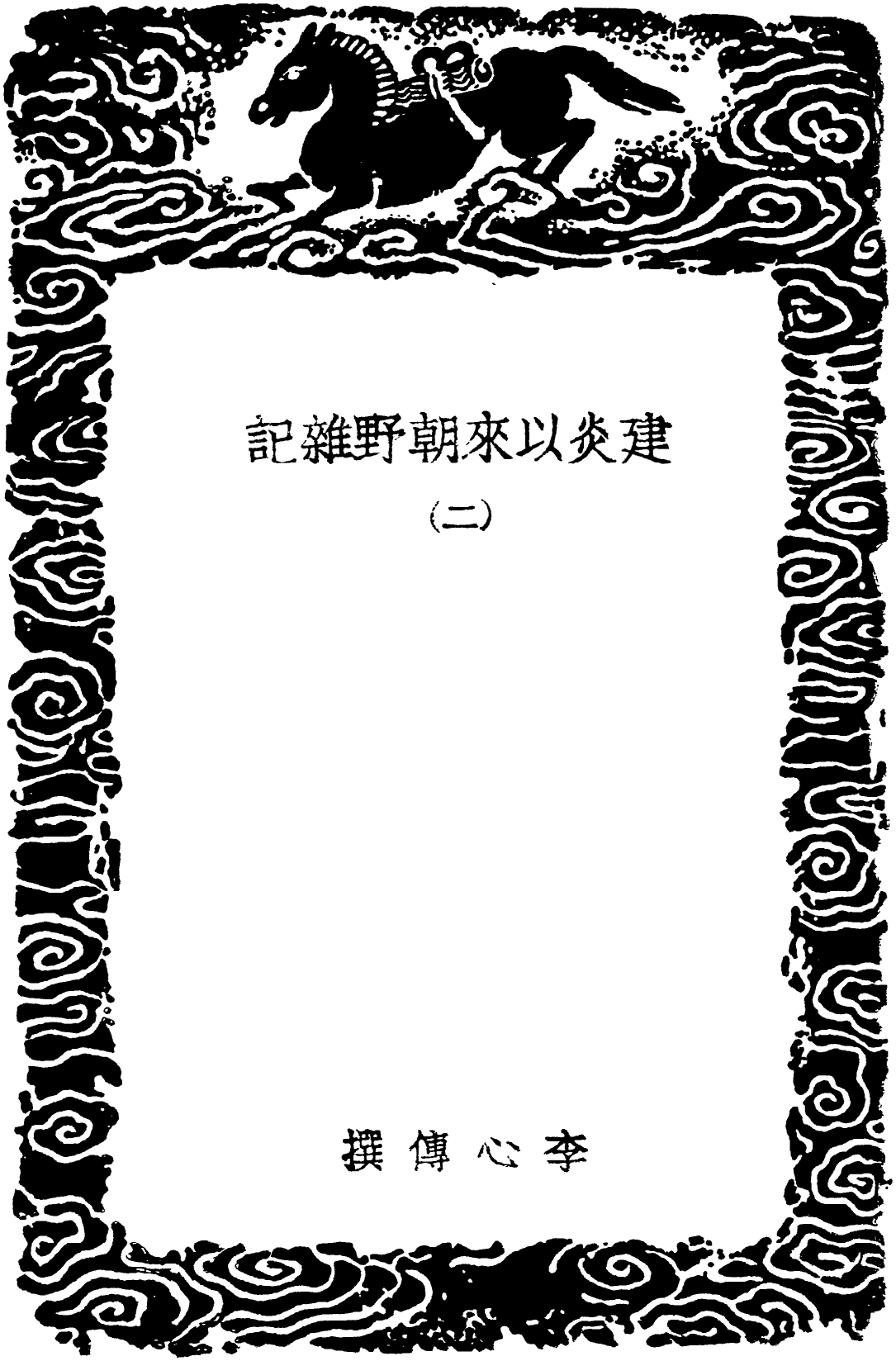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二）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七

時事

張魏公誅范瓊

范瓊者山東人。靖康初。金人入侵。瓊以萬人勤王。拜京城都巡檢使。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瓊實與其謀。以此遷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高宗卽位。釋其罪。以爲御營平寇前將軍。明年冬。俾將兵北伐。瓊至東平。敵方盛。遂自淮西間道移江東。日以聲色自奉。又轉而之江西。苗劉旣誅。呂安老爲諫官。首奏其罪。且有取瓊之策。時陳待制戩爲監察御史。奉詔。召瓊入朝。瓊陳兵以待。剝人以懼之。陳不爲動。徐謂瓊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乃引兵趨行在。旣至。未肎釋兵。因奏乞貸管軍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又言招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上駭而怒。於時呂忠穆爲相。張忠獻在樞密。忠獻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今釋不誅。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呂公奏曰。臣與瓊舊有嫌。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劉彥沖。彥沖時權樞密院檢校。忠獻退。召彥沖謀之。夜鎖吏於府中。使爲榜劄勅書皆備。明日朝退。乃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其衆甲以來。因召御營副使劉光世及瓊赴都堂計事。瓊從兵溢塗巷。意氣自如。食已。忠獻等相顧未發。彥沖坐廡下。恐事覺。遽取寫敕黃紙。詣前揖瓊。下謂曰。

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眙愕。彥沖已揭榜。疏其罪狀於省門。忠獻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投刃曰。諾。卽分其兵隸神武五軍。械瓊送棘寺後。五日有詔賜死。中外快之。先是國威不立。諸大將多偃蹇不恭。及瓊就誅。始知有國法矣。

處州義役 德興義役

乾道中。范文穆成大知處州。言松陽縣民輸金買田。以助役戶。爲田三千三百畝有奇。排比役次。以名聞官。不煩差科可至一二十年者。請命諸縣通行之。事下戶部看詳。蓋江浙民久病差役。催科往往破家竭產。用是良民憚役。爭訟囂然。故文穆以爲言。然事未下也。及文穆爲中書舍人。復言處州六邑義役已成。可以風示四方美俗。與化請命守臣胡沂。以其規約來。上從之。乾道七年正月。淳熙初。知州事陳孺還朝。乃言民間貧富不均。今止據舊規差役。爭訟不已。請依舊法。以物力資次差募。事下常平司。三年二月。已而用言者請。命郡太守務在必行。有能率先。量與推賞。六年正月。言者又請。有罰以禁其沮敗。許之。六年二月。於是知常州李結。請捐官田予民。以充義役。自兩浙始。先以本州未經佃戶官田二十餘萬畝。均給義役。事下版曹給舍議。遂命結措置以聞。六年正月。而卒不能行。久之。處之布衣。上書申言義役事。甚詳。八年十二月。詔知州事季翔修義役事。翔因請民田百畝。毋問其官民並僧道皆出田二畝。以助保正長官。爲置坫基簿。子孫毋得覬覦。此法一成。可爲數百年之利也。上許焉。然官民僧道既出丁役錢。又取其田以助役。是再役也。議者謂官吏

科需。法所當禁。何立法以助之。由是處州舉人經御史臺訴其擾。十年六月。翔不以爲然。執政王魯公等皆是翔。時蔣尙書繼周爲右正言。因力論其擾民。請罷翔議。令兩浙見行助役去處。聽民從便。官司不得預。或有爭訟。令郡縣如著令行。十五年冬十月也。先是我先君子爲饒州德興宰。奉詔舉行義役事。乃令民以田之多寡。爲役之久近。如多者役二年。少者不過役三月。又自三等以上各戶。賦輸皆與之期。不以委之保正。至則隨手給鈔。卽賚民一錢用是稅節賦。時以後爲恥。而保正之趨役。亦爭先而不辭也。邑人繪先君之像祠焉。太府寺丞浮梁程宏圖爲之記。今二十年矣。其義役規約故在。當有能舉行之者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八

雜事

宇文肅愍死事

建炎初。宇文樞密虛中。應詔使北虜。人留之。後以爲樞密使。紹興中。虛中陰結中原忠義。欲竢彼郊天日舉事。而使朝廷應之。先以蠟書來上。秦會之用事。遽繳其書遺虜人。高宗不之知也。會虛中事亦自泄。虜族其家。株連死者甚廣。淳熙中。孝宗念其忠死。始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且爲置後。其孫紹節。今爲右司郎中。繳還蠟書。謚議云爾。而或謂未必然。蓋自露耳。

何文縝建元帥議

靖康中。何文縝初相。虜再犯京師。康王在河北。文縝請以帛書拜王爲大元帥。淵聖可之。文縝既北去。御筆藏於其家。紹興中。文縝之弟榘。持詣秦丞相。乞進於朝。秦方主和。惡聞其事。抑不奏。秦死。榘知萬州。乃申建康。乞會申王府御筆所在。秦氏取而還之。淳熙十二年。洪端明領史院。請下隆州。索其書編於中興日厤。榘子通判邛州事令修以聞。詔付史館。遷令修一秩。知邛州云。

朝士投匭免知在

故事臣民投匭上書者。皆從檢院押出召保。乃許自便。紹興三年秋。地震。求直言。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封事。檢院官以故例待之。辛閣學炳時爲臺端。言有虧禮意。請行在職事釐務官上封事者。並實封牒送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便之限。從之。

大臣奪情服縿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造光幘縿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官。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遂援政和近事爲請。而居第則縿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爲是。

趙元鎮用伊川門人

趙元鎮初相。喜用程伊川門下士。當時輕薄者。遂有伊川三魂之目。謂元鎮爲尊魂。王侍郎居正爲強魂。以其多忿也。謂楊龜山爲還魂。以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時龜山初亡。朱內翰震言於朝。恩數甚厚。故有還魂之目焉。

鄭亨仲欲併掌利權

建炎中。張魏公爲宣撫處置使。節制川陝京湖十三路。便宜黜陟。魏公既罷。其後去便宜。猶於兵民財無所不總。故其權常重。若財賦舊以都轉運使領之。然大抵皆隸宣撫司。紹興中。秦會之既與鄭亨仲有間。

十五年十一月。始命趙侍郎不弃以太府少卿爲四川宣撫司總領官。蓋陰奪其柄。亭仲不悟也。趙入疆移文。宣撫司用平牒。亭仲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己也。十八年宣撫司罷。又改爲總領四川財賦錢糧。蓋自爲一司。迄今不改。然自辛巳用兵後。凡文臣執政官爲宣撫使。則總領官用申狀、受約束。武臣爲宣撫使。則抗禮平牒焉。

節度使以軍禮見宣撫

紹興中。鄭亭仲爲川陝宣撫副使。大會諸將閬州。時吳武順璘、楊襄毅政、郭恭毅浩、皆以節度使來會。亭仲坐堂上。吏贊客。亭仲遽興。日高猶不出。既而政先執梃謁。亭仲乃受之。尋與璘、浩循堦以客禮見。蓋璘時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而政在漢中。實宣撫司都統制故也。十八年始有旨。並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然詣宣威府悉趨庭焉。論者以鄭爲得體。

虞并甫長者

虞并甫丞相仕未達。嘗調官臨安。攜所注新唐書以干秦丞相。書未上。會其同舟者竊得本以獻秦。并甫知之。乃更以他書爲贄。已而竊書者先去。疑并甫必怨己。遇士大夫輒詆之。并甫還。知渠州過夔。沈守約丞相爲帥。問并甫以同舟之爲人。并甫稱其美。守約屢語之。并甫不變。守約曰。是人毀君不容口。君毋爲過情。并甫曰。渠所長甚多。但差好罵耳。守約太息。稱其長者。未幾。守約入參大政。白召并甫爲祕書丞。以

至大用云。

陳魯公鎮物

紹興末。金海陵煬王臨江。中外懼懼。朝士多遣家爲避兵計。時陳魯公爲左相獨鎮之。以靜人心。少安。一日邊郡羽書來上。趣召輔臣。公獨後至。中使屢趣之。陳行愈益緩。上嘗夜出手札欲散百官。浮海避敵。公對中使取御札焚之。當是時都人將遁去。賴陳不爲搖。都人乃止。北虜退。獨公與黃通老家屬在城中。

張魏公薦士

隆興初。張忠獻公再入爲右相。上注意甚厚。使公條奏人才可用者。公奏虞雍公、允文陳魏公、俊卿汪端明、應辰王詹事、十朋張尚書、闡可備執政。劉觀文、珙王閣學、大寶杜殿院、起華宜卽召還。胡資政、銓可備風憲。張舍人、孝祥可付事任。馮提刑、時行馮少卿、方可備近臣。朝士中林侍郎、栗王侍郎、秬莫少卿、冲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時劉、王、杜三人。皆以論事去國。故公請召之。其後悉爲名臣。終孝宗朝不顯用者。數人而已。

趙溫叔使北

趙溫叔爲舍人。使北還。入見。上問朕何如葛王。溫叔奏曰。臣觀葛王。望之不似人君。規模氣象。不及陛下萬一。中原不日可復也。臣敢再拜賀。上大悅。

韓子師折北使

淳熙中。北人有舉進士第一者。記其姓名不審。奉使來賀正旦。自負其辯。頗淩慢王人。時韓彥古子師館伴。一日北使自謂其廷試賦。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之句。以爲警策。子師遽曰。一百萬騎僅能得三十六熊。何其尠也。虜使惘然。熊、射侯也。韓不學。妄以爲熊羆之熊。故北使猝無以應。然自是辭色頗恭。時人亦多韓之敏捷。

蘇文忠贈官

乾道末。蘇文忠特贈太師。世或不知其所以。蓋仁宗時。蘇儀甫嘗爲翰林學士。元祐中以其子子容貴。贈太師。始儀甫嘗遊金山。題詩曰。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鼇背上行。至是蜀僧寶印往金山摘其詩。名軒爲玉鑑。又囑張安國大書而刻之。張跋云。此時翰林學士贈太師蘇公所賦也。碑成。僧摹以遺大璫甘昇。一日。上過其直廬外。望見索觀之。意以爲文忠也。時文忠曾孫季眞爲給事中。他日上更書文忠詩以賜。又識其末曰。故贈太師蘇軾詩。季眞拜賜。疑之。前白曰。先臣紹興初、嘗贈資政殿學士。未嘗贈太師。今蒙聖恩。乞自朝廷行下。上愕曰。朕記贈太師久矣。季眞不敢白。間爲執政言之。執政因奏以爲言。上始喻金山寺詩乃蘇紳也。因卽曰。如軾名德昭著。亦當贈太師。於是降旨施行。然上雅實敬文忠。居常但稱子瞻。或稱東坡。舍人草制有曰。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詞頭無所憑。故但爲好語耳。

保任京官連坐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舊制也。然近歲未有舉行者。淳熙初。錢師魏參政事。會其所舉者以賄敗。上疏自劾。詔特鐫三官。吏部因以他舉官名聞。皆坐降秩。紹熙初。趙温叔所舉。以贓抵罪用。故事當削三秩。而温叔時爲使相。若降三秩。則應落衰鉞爲銀青光祿大夫。朝廷難之。於是自衞國公降封益州郡公。削其食戶二千而已。其後周洪道連坐。亦自益國公降封滎陽郡公。蓋用温叔例。（益大國。視郡公爲三資。衞國故并削封戶。）

張敬夫遺表

張敬夫帥荆州。唐子春疾甚。數匄免。不許。將死。自作遺表來上。邸吏以庶寮不得上遺表。卻之。上迄不見也。其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敬夫言不亂如此。所謂古之遺忠矣。敬夫卒之四日。上聞知其疾病。乃拜右文殿修撰奉祠。敬夫始以父任爲右承務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之。其在廣西特進二秩。爲承事郎。故職雖高。終不得任子云。

王瞻叔與王時亨爭禮

自席大光後。成都守臣率兼四川大帥。惟本路監司以無轄之故。得就廳事所下馬。他路則不然。爲守者率侍從近臣。故監司見者必上喝。更乘小輿自側門入。紹興末。王時亨爲守。王瞻叔爲轉運副使。將穿戟吏以故事白止之。瞻叔不平。他日檄府。以某人案視金穀簿書。遂傳呼入戟。據廳設坐。而謂典謁吏曰。今

日轉運副使來點檢成都府公事。非見制置使也。時亨不能語。

郡守越境省親

故事守臣無得越境者。王正仲守揚。其親居潤。揚潤才隔一水。正仲因乞告省親。許之。乾道中。史丞相守紹興。援例省其母於四明。明、越屬郡也。淳熙末。耿直之侍郎爲四明守。其父年九十矣。直之以親病。乞祠未聽。直之用故事謁告。歸江陰省親。上特許之。時有爲湖廣總領者。以母老請用季春至湖州迎侍。上亦許焉。孝宗錫類之施每如此。

奉祀汾陰寶

淳熙十四年春。有士人聶士愿者。獲一古印。以皇帝駕奉祀汾陰之寶九字爲文。重十三兩。士愿以爲眞宗西祀所作。時吳少保琚爲淮東總領。以五百千償士愿。取其寶獻於朝。詔藏天章閣。士愿以其寶生金所鑄。償價未足。詣御史府訴之。蔣世修繼周爲中執法請命。有司覆實。且言祖宗遺寶。復歸中禁。縱使是銅。亦當薄賞。務重大體。豈校細微。事下工部將作監覆實驗之。果銅也。乃詔士愿免罪。三月己未。案汾陰記、封金匱用。受命寶。封石匱用。天下同文寶。此寶不見於記載。故朝論疑之。卒不加賞云。

陳子長築紹熙堰

兩淮土沃而多曠。土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其收十倍。浙民每於秋熟。以小舟載其家之淮上。爲淮民

穫田主僅收十五。他皆爲浙人得之。以舟載所得而歸。有張拐腿者。淮東土豪也。其家歲收穀七十萬斛。金人兵入。執得之。問以江南虛實。張不肯言。遂鬱其兩股無餘。終不以告。乃舍之。後旣退師。張亦不死。淮民因謂之拐腿云。紹熙末。陳子長損之。提舉淮東常平。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事聞。錫名紹熙堰。子長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朝廷念淮民。至於捐其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九

故事

潛藩州建軍府名

舊制、天子卽位。嘗所領州鎭。自防禦州而下。皆陞軍名。若節鎭州。則建爲府。如英宗自齊州。防禦使登極。升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忠武軍節度使建儲。升許州爲潁昌府之類。孝宗受禪。以始封洪、鼎、宣、建州舊有軍額。則建爲隆興、常德、寧國、建寧府。而劍州止升爲普安軍。紹興中。始再升爲隆慶府。蓋用此制。光宗自榮州刺史進封恭王。今上自英國公出就傅後封嘉王。四川皆爲支郡。然三州躐升爲重慶英德嘉定府。而榮州至今不錫軍名。蓋中書之誤。

百官轉對

故事百官五日一轉對。紹興六年十一月。詔百官應轉對。而疾病者許封進文字。更不引對。其後秦相當國。久惡聞人言。於是百官當對者。多託疾不上。十七年八月詔自今當對。而在告者竢疾瘳日上殿。命吏部約束之。然所對者。不過大理寺官十餘人。姑應故事而已。自孝宗臨政。垂意人才。乾道淳熙間。朝士抱才氣者皆以得見上爲喜。而碌碌者頗以轉對爲憂。然士大夫不爲大臣所喜者。往往竢其對班將至。預

徙佗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見上者。蓋輪其官而不輪其人。此立法之弊。

大臣賜書閣名

宣政間。大臣賜書閣。多得御筆閣名。若蔡京曰君臣慶會。王黼曰得賢治定。是也。紹興初。高宗以平江朱勔南園賜韓忠武。題其賜書閣曰。懋功後秦。申王閣曰。一德格天。楊和王閣曰。風雲慶會。史會稽王閣曰。明良慶會云。皇甫坦賜書閣名紹興煥文。

宰臣生拜太師

國朝自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人爾。趙韓王。普文潞公。彥博。蔡魯公。京秦申王。檜史會稽王。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

親王生拜太師

本朝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眞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儼。哲宗朝吳王顯。欽宗朝燕王俣、越王偲。皆以父兄行。乃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於光宗爲親伯父。用優禮也。

建隆至嘉泰宰相數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前輩既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以爲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

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才二十有四人。蓋秦會之獨相十八年故也。

中興宰相久任者

中興宰相二十九人。自秦申王外。在位踰三年者八人而已。王魯公淳熙八年。相十五年罷。凡七年留衛公。淳熙十五年。相紹興五年罷。京魏公慶元二年。相六年薨。皆五年。陳魯公紹興二十九年。相隆興元年罷。凡四年。虞雍公乾道五年。相八年罷。趙衛公淳熙五年。相八年罷。周益公淳熙十四年。相紹興元年罷。皆三年。謝魯公慶元六年。相至今亦近三年。

宰相位公孤封國

高宗宰相十五人。惟秦會之爲太師。呂元眞爲少保。其他未有至公相者。而封國亦止二人。秦益公檜。張和公俊。孝宗宰相十五人。其至公者五人而已。史文惠太傅。張忠獻、陳正獻皆少師。陳文恭、虞忠肅皆少保。然封國者已十人。陳文公。王文定皆封魯。史文惠。張忠獻。陳正獻皆封魏。湯特進封慶。虞忠肅封雍。文清封鄭。趙開府封衛。周少傅封許。紹熙後。宰相凡七人。京仲遠以少傅封冀國公。周洪道、留仲至、謝子肅以少保封益、衛、魯三國公。葛楚輔、余處恭、官皆至特進。宰相官爵之穹。未有如近歲者也。

中興宰相封國數

中興宰相封國者。有呂忠穆、成。秦申王、莘衛慶。冀魏並。張忠獻、和魏。湯特進、榮慶。陳文恭、信魯。史郡王、永魏魯。陳正獻。申福

魏。虞忠肅、濟成華淮。梁文靜、儀鄭。趙聞府、沂衛。王特進、信福韓魯。冀周少傅。濟許益。留少保。申衛魯。京文忠。沂鄭冀魏。謝少保。申岐魯。

一國封兩公

故事未有一國封兩公者。宣和末。鄭達明封燕國公。及薨。蔡攸乃封燕國。淳熙中。史太保封魏。陳少傅封福。及慶典。陳少傅進封魏國公。時史公尚無恙也。近歲趙沂公。既封衛。後數歲。留申公以左揆。復封衛國公。一國二公。蓋失於討論爾。

宰相追封王爵

中興宰相。追封王爵者二人。秦申王以久任。史會稽王以舊恩。皆異數也。

中興諸將封王數

中興諸將生享王封者四人。張忠烈。俊。韓忠武。世忠。楊武恭。存中。吳武順。璘。追封眞王者五人。張忠烈。循魯。楊武恭。和。吳武順。信。韓忠武。蘄。吳武安。涪。追封郡王者一人。劉武僖光世。安城郡王。

中興外戚封王數

中興外戚封王者。自信安孟王忠厚始。其後平樂韋王淵、大寧吳王益、新興吳王蓋、永寧郭王師禹。皆以元舅之貴乃得之。慶元中。韓太傅侂胄。以中宮從曾祖封平原郡王。蓋殊命也。

高宗朝參政最多

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參知政事。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而已。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參知政事凡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凡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凡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四人。以累朝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蓋秦丞相專權。不欲其久在位故耳。

小兩制除執政

故事小兩制。未有除執政者。乾道二年。蔣子禮始自中書舍人除僉書樞密院事。

中興左揆數

中興左相十六人。高宗朝七。孝宗朝六。光宗及慶元嘉泰三。外此若范覺民、洪景伯、蔣子禮、葉夢錫、趙溫叔。皆獨相而止居右。朱藏一、張德遠、史直翁、梁叔子皆再入。而亦止爲右揆焉。

本朝宰執父在恩數

本朝執政父在者。若王文康。溥章雷州。惇張文孝。觀吳正肅。奎安觀文。燾何開府。槃朝廷皆因其入踐二府。而峻加恩命。然但除四品寄祿官致仕爾。徽宗用李太宰。邦彥秉政。眷遇甚渥。其父浦始特除右文殿修撰。遷寶文閣待制。奉朝請。及死。又贈雜學士。謚宣簡云。浦懷州人。以鍛銀爲生。其除拜皆非故事。然當時無正之者。政和初。林彥正。攄自翰院擢爲執政。其父邵以寶文閣待制遷直學士。蓋異之也。近歲程參政松爲諫長。其父九萬以子在臺省日久。自直敷文閣除祕閣修撰。嘉泰中。以程入兩地。再除華文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視政和恩數爲優云。

國朝父子祖孫兄弟宰執數

國朝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祖孫宰相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一家。韓康公。莊敏父子執政十三家。曹武惠。子武穆韓忠憲。子獻肅國莊敏持石元懿。子文定陳晉公。子恭公王仲明。子忠簡王惠獻。子安簡呂文靖。子惠穆正獻范文正。子忠宣恭獻曾宣靖。子令綽蔡新州。子彥清蔡儋州。子居安秦申王。子伯陽王敏節。子能甫祖孫執政八家。張師黯。孫簡翼王文獻。孫康靖梁莊肅。孫才甫富文忠。孫季申張章簡。孫元量張榮僖。曾孫忠文錢文僖。元孫處和蔣穎叔。曾孫子禮兄弟執政十二家。呂鎮南。弟正惠陳文忠。弟文惠任康懿。弟安惠吳正肅。弟正獻吳惠穆。弟正憲韓獻肅。弟持國莊敏王文公。弟和甫蔡儋州。弟元度鄧子能。弟文簡洪文惠。弟文安宇文仲理。弟肅敏叔姪執政四家。胡文恭。從子修簡林文節。從子彥振史簽樞。從子文惠章文獻。從孫質夫子厚三世宰相一家。呂文穆。從子文靖從孫正獻三世執政二家。韓魏公。子儀公曾孫似夫曾魯公。子令綽孫欽道四世執政一家。呂許公。從父文穆子惠穆正獻曾孫舜徒

渡江後父子兄弟建節數。三世四世五世建節

渡江後父子建節十三家。劉光世。子景慶錢忱。父景臻邪煥。子孝陽韋淵。子謙吳玠。子拱吳璘。子挺郭浩。孫果楊存中。子俟劉錡。父仲武吳益。子珺斑吳蓋。子懷吳挺。子曦兄弟建節七家。吳玠。璘錢忱。愐韋謙。儒吳益。蓋吳挺。拱吳琚。懷斑李孝友。孝純三世節度使一家。吳璘。子挺孫曦四世節度使二家。錢忱。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臻鄭藻。大父紳父成之從子興裔五世節度使一家。

韓侂胄。曾祖忠獻。從子邈。從孫同鄉。從曾孫峻。

本朝未三十知制誥未四十拜相者

本朝未三十知制誥者。蘇文簡。二十六。吳元中。二十七。晏元獻、宋宣獻、王懿恪、張安國、皆二十八。王文正、夏文莊、皆三十。未四十執政寇萊公。三十。張魏公。三十三。晏元獻。三十五。蘇文簡、錢宣靖、韓魏公。皆三十六。趙韓王、王沂公。皆三十九。富韓公。四十。未四十拜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三十八。張魏公。三十三。

中興學士秉政者

中興學士。自建炎丁未至嘉泰壬戌凡七十人。承旨。直院。檔直。並係。大拜者十一人。朱忠靖。勝非。沈特進。該。湯慶公。思退。虞雍公。允文。史魏公。浩。洪文惠。适。蔣觀文。允。梁鄭公。克家。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葛開府。邲。執政者又二十九人。可謂盛矣。

渡江後學士再入三入者

渡江後學士三入者二人。胡端明。交修。王端明。曙。再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寶學。密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輿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邵。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國朝學士久任再入三入者

學士久次者晁文淵（迥）十六年王文忠（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憲（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谷）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紘）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恭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卽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

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公范仲文皆九年曾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次者止此二公而已

父子兄弟入院數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政（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寶（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爲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者又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公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蔡（元長元度）二宇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未有也

西閣久次

祖宗時。西閣久次者。王晉公再入。凡十六年。朱公巽十二年。盧崖相十一年。扈日用、李孟雍皆十年。張尚賢石文定皆九年。錢文僖宋宣獻李儀父皆八年。李相州王沂公劉子儀張文孝皆七年。盛文肅、錢希白、丁文簡、晁文莊皆六年。

非進士除內外制臺諫經筵史館事始

國朝非進士出身除學士。自林彥振始。韓持國已省試合格。但避嫌不赴廷試。除舍人自顏夷仲始。除講官自吳傳正始。除諫官自徐師川始。除臺官自曾統始。除史官自邵博始。任申先已先賜出身。除修注後。乃入史院。

中興講讀官節料

中興講讀官三大節料。大觀文。錢百五十千。酒十瓶。大資政以上。錢百千。酒十瓶。從官。錢五十千。酒六瓶。餘官。錢三十千。酒三瓶。紹興十五年冬所著令也。

制科宰執數

國朝制策登科四十人。至宰相者一人而已。富文忠。弼。執政者九人。夏文莊。竦。吳正肅。育。張文定。方平。田宣簡。況。吳文肅。奎。邵安簡。亢。蘇文定。轍。李黃門。清臣。范榮公。百祿。

詞科宰執數

自紹聖乙亥至紹熙癸丑。以宏詞中選者凡七十二人。其後至宰執者十一人。孫忠定。傳。滕樞密。康。盧左

丞。益。張文靖。守。范參政。同。秦忠獻。檜。周樞密。麟之。洪文惠。适。洪文安。遵。湯處公。思退。周益公。必大。入翰苑者二十一人。吳龍學。幵。盧左丞。益。孫尚書。覿。張文靖。守。滕樞密。康。胡尚書。交修。范參政。同。劉侍郎。才邵。王端明。曮。湯丞相。思退。周樞密。麟之。洪丞相。适。洪樞密。遵。洪內翰。邁。莫直院。濟。周丞相。必大。趙舍人。彥中。李尚書。巘。陳侍郎。覯。陳內翰。宗召。

狀元大拜數

建隆以來。狀元已沒者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開府。桌。梁文靖。克家。趙銀青。汝愚。是也。執政凡十一人。楊樞密。礪。王景莊。嗣宗。蘇參政。易簡。陳文忠。堯叟。張文孝。觀。蔡文忠。齊。王文忠。堯臣。馮文簡。京。許黃門。將。陳樞密。誠之。鄭樞密。僑。是也。節度使二人。陳康肅。堯叟。王懿恪。洪辰。是也。

父子祖孫兄弟狀元父子兄弟賢良

國朝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子師德。安德裕。子守亮。梁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遘。孫晦。兄弟狀元二家。二陳。文忠。康肅。二孫。漢公。鄰幾。父子賢良一家。錢希白。子明逸。彥遠。兄弟賢良二家。二錢。子高。子飛。二蘇。文忠。文定。

狀元舉制科

唐貞元中。魏宏簡以狀元舉賢良。自是無繼之者。至國朝而狀元舉制策者復二人。孫舍人。何。孫學士。暨。二公。咸平初。連榜冠多士。咸平四年。同以賢良方正登科。近古所未有也。

狀元年三十以下數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內翰。遘。年二十。莫內翰。儔。二十二。梁內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伏。皆二十三。楊樞密。礪。蘇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監丞。唐卿。賈內翰。黯。彭尚書。汝礪。衞舍人。涇。皆二十五。何僕射。奥。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庠。馮樞使。京。楊監丞。寘。姚祕書。穎。王叔興。昂。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騤。許僉判。奕。皆年三十。

狀元十年執政五年持槖人數

狀元及第不出十年而執政者。呂許公。蒙正。丁丑榜。癸未年參知政事。凡七年。董資政。德元。丁卯榜。甲戌年參知政事。凡八年。梁鄭公。克家。庚辰榜。己丑年簽書樞密院事。凡十年。狀元及第不出五年爲侍從者。余給事。奥。自及第至給事中。凡二年。蘇參政。易簡。霍侍郎。端友。自及第至知制誥。凡四年。陳英公。堯咨。自及第至知制誥。凡五年。此外呂許公、何文縝、自登第至大拜十二年。梁鄭公。自登第至大拜十三年。而王文正、馮文簡、趙莊叔、自登第至知制誥亦止六年。趙溫叔自登第至爲中書舍人。亦止八年。

狀元三年執政者二年持槖者

秦伯陽紹興十二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一年。而爲禮部侍郎。三年而知樞密院事。其子塤。紹興二十四年登第。明年爲禮郎。古今所未有也。

狀元特任子

仁宗時。狀元孫暨、楊寘、死於京。皆得官一子。紹興元年六月。利州通判何洙言。其弟渙死於承事郎。太學博士請予一子官。許之。其後黃司業終於承議郎直顯謨閣。淳熙中。余校書復終於奉議郎。慶元中。皆特官其子一人。用此故事。

近臣舉御史

祖宗故事。御史有闕。例命兩制。學士舍人爲兩制。給舍中丞知雜。侍御史知雜京。同舉一二人。自官制行。朝廷直除而已。淳熙初。孝宗始復故事。命近官參舉。然從官皆畏避。鮮敢以聞。故此制又廢。至紹熙末。纔一舉行耳。

南班宗室及堂後官臺參事始

中興後。南班宗室赴臺參自士移等始。紹興四年二月朔。堂後官赴臺參自魏彥弼等始。紹興三年九月丙子。皆本臺請也。

舍人引嫌不草制

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員爲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甥壻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免章略曰。常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爲言。乃命劉舍人一正草制焉。都司行制詞。閣下草批荅。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交修直學士院。其姝丞公請

祠不許。胡當爲荅詔。引嫌於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爲之。遂爲故事。

舍人草內制

近歲翰苑止雙員。淳熙五年。學士周洪道爲御試詳定官。直院范致能除參知政事。本院闕官。得旨。遇有撰述文字。依例權送中書舍人。十四年。學士洪景盧知貢舉。直院李獻之出使主待制詔。孔目官李植請於朝。遂用五年例云。

檢正讀錄黃

紹興二年十二月。韓世忠賞功文字。給事中賈安宅除部侍郎門下。後省闕官。乃詔檢正李與權書讀。此事亦前所未有。

密白

舊制樞密院事。並過門下省。乾道元年十二月癸丑。言者請自今樞密院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從之。然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慶元三年。樞密院以密白遷補潛邸醫官二人。給事中許深父以非舊典爭之。遂寢其命。

給舍不許列銜奏事

自元豐分三省。中書舍人於制勅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乃所以駁正中書違失。紹興以來。間有駁正。

或給事中中書舍人列銜同奏。乾道五年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養源言。神宗官制。以中書爲出令之地。而門下審駁覆正。然後付之尙書。三省皆置官屬。以便相彌縫。可否分守甚嚴。無礙侵越。今給舍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神宗所以明職分、防闕失之意。上以爲然。詔復從舊例。

禮官學士爭詔紙

乾道中。李仁父爲禮部郎中。洪景盧直學士院。時占城入貢。詔學士院荅敕。景盧引故事乞用金花白藤紙寫詔。而仁父上言當從紹興近例。用白藤紙作敕書。景盧以爲侵官。論奏其事。上曰。禮官議禮。豈可謂之侵官。近例可憑。止從紹興可也。景盧深不懌。其后仁父修四朝列傳。垂就而卒。上命景盧續成之。景盧筆削舊史。乃無完篇。蓋素不相樂也。於是上促進書甚急。而新書未畢。王偁季平以東都事略來獻。遂取用焉。或者但見新書疎略。舛誤甚多。而不知倉卒之閒不暇考擇也。書成。進御。景盧援季平於朝。得直祕閣云。

官告式

自建炎後。侍從及宗室南班官遷除。始給告。大卿監防禦使以下。止用黃勅。其後以絹代綾羅。續羅代錦。監察御史已上用錦。紹興四年。始命職事官監司已上。並給告。十四年始用錦。其后又詔內命婦及外命婦郡夫人已上。乃得用網袋及銷金。其餘則否。淳熙十三年。李叔永昌圖爲工部侍郎用郊恩贈其父用賓少師。私

命文思院工閣諒以銷金綾紙爲告。陳子榮侍御劾於朝。坐落職奉祠。

前後官許服紅帶

故事從官不帶。待制已上職名而罷者。止服黑帶佩魚。淳熙中。王仲行自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未行。以言章奪職。仲行朝辭上殿。服金帶垂魚。而入閤門。吏止之。仲行卽解所佩魚。閤門猶以爲不可。乃從小吏假黑帶以見。仲行殊不平。十年十月。始有旨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自是遂爲定制。

紫衫

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八月甲子。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然迄不行。秦會之死。魏道弼秉政。復舉行之。論者以爲擾士人。貪者尤患苦之。未幾。道弼爲臺諫所攻。遂罷政。章中數事。此其一也。於是紫衫旣廢。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爲學士。爲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奉兩宮。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葢自渡江以來。人情日趨簡便。不可復故矣。

國卹服涼衫紫衫

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渡江後賜墓碑額

渡江後大臣未有賜墓碑額者。紹興初上始書韓文定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其後得此賜者亦不多。秦丞相父。清德啓慶。秦丞相。決策元功精忠全德。陳文恭。旌忠顯德。楊和王。安民定功佐運興德。劉忠顯。旌忠褒節。吳信王。安民保蜀定功同德。韓蘄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史太師。純誠厚德元老。周益公。忠文耆德。

大臣謚之極美者

大臣謚之極美者有二。本勳勞、則忠獻爲大。論德業、則文正爲美。有國二百年。謚忠獻者才三人。趙韓王、韓魏王、張魏公是也。謚文正者才亦三人。王沂公、范汝南公、司馬温公是也。其品可知矣。李司空、王太尉皆謚文貞耳。宣政間。蔡卞、鄭居中亦謚文正。終不足錄。渡江後。秦檜謚忠獻。實博士曹冠爲之。

定謚不許更易

慶元末。京丞相薨。賜謚文穆。既而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於是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況謚以二字。又欲極美乎。望敕所司。自今議謚。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準古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渡江後改謚

渡江後。公卿謚號。王仲言揮麈錄有之。但殊脫略。今不能盡記。記其更易者。韓師朴丞相。初請謚王剛中

爲博士。謚曰文禮。謚法奉議順則曰禮。取其爲禮官時。不主王荆公坐講之議也。而韓氏子謂自來未有以禮爲謚者。以白時相范覺民。覺民語剛中。剛中不爲改。於是用吏部覆議。改爲文定。左選侍郎李長民。京東帥曾孝序之死難也。博士錢葉謚曰剛愍。執政嫌之。乃改曰威。韓都尉嘉彥之請謚也。博士華權定爲夷節。而方庭寔在考功。以端節易之。司馬侍郎朴之賜謚也。博士詹林宗定以忠肅。而張敬夫在吏部。以忠潔易之。此四者。皆於謚未定之前更易者也。代州王忠植之死也。太常謚爲義節。而秦丞相以忠字無之爲疑。令別議。太常謂若以忠爲謚。則子孫誦之。非易名之義也。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爲岳飛作謚。太常議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孝宗以爲用愍字。則於上皇爲失政。卻之。乃改爲武穆。此二者。皆於謚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卻者也。劉莘老丞相。初謚正肅。當矣。而正字犯丞相父名。乃改爲忠肅。趙崇公叔寓初謚敦簡。美矣。而敦字與光宗御名同音。其曾孫德老請於朝改謚清簡。此二者。皆出於謚號已下之後。然迫於名諱。不容不避者也。蓋自紹興至淳熙六十餘年之間。改謚纔六七。皆有所爲。非京丞相之比矣。張參政綱初謚文定。汪聖錫爲吏部尚書。駁之。乃改章簡。後其孫貴。竟復謚文定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

官制一

丞相 總論建隆至乾道相名更易。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爲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爲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爲兩相。然中書挨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爲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爲僕射。吳正仲當制。請更爲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爲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爲定制。

御營使 御營宿衛使。

御營使者。建炎元年六月。始命宰相李伯紀爲之。本以行幸總齊軍中之政。其後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預。呂元直在位。專恣尤甚。臺官趙元鎭等以爲言。元直遂免。時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治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請罷御營使。以兵權付之密院。而以宰相兼之。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四年六月甲戌。遂以宰相范覺民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及官屬。以其事歸密院。爲機速房。御營使一員或二人。以宰相兼。副使一員。以執政官兼。參贊軍事以從官兼。提舉一行事務。以大將兼。其將佐有都統制一員及五軍統制已下官。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上將臨江視師。其冬以和義郡王楊存中爲御營使。虜平復免。明年孝宗卽位。又以御營使命之。然但自名一司。掌殿前忠勇等軍。非復建炎之比矣。

都督軍馬同都督

都督。古官也。晉宋閒有之。自唐以來不置。紹興初。呂元直復相。謀進取。秦會之亦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淛諸軍事。置司鎭江。元直覺之。遽歸。而命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已而落權字。四年。趙元鎭自知樞密院事。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鎭以與吳玠共事爲嫌。乃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五年春。元鎭與張德遠共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入銜。七年秋。德遠將罷。先廢都督府。隆興初。德遠再入。乃命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焉。二年。德遠去位。都督府復廢。其秋紇石烈志寧入寇。詔湯進之以左僕射爲之。進之逗遛不行。乃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爲同都督。瞻叔亦勾免。於是遂命和義王楊

存中代爲都督府。非宰相而爲都督。自存中始。

都督行府

張魏公之爲都督也。以行府爲名。凡事干朝廷。則關會三省樞密院。孟富文時在政府。大不平曰。三省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因稱疾求去。隆興初。魏公再爲都督。時宰相陳魯公、湯慶公皆主和議。故朝廷所行。多與都督府異。魏公乃言。臣節制江淮馬軍。其進退調發。當從督府取旨施行。近日主兵官及帥守監司。輒以軍期事務。徑申朝廷。乞劄下依本府指揮。仍取責當行人軍令狀外。謹具奏知。上曰。豈有不申朝廷之理。十月辛巳。乃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督府取旨施行。其餘事務。並令申奏如舊。

督視軍馬

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葉審言始以知樞密院事爲之。朝議以審言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既爲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澈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焉。方城失守。汪責台州。遂并令魏公督之。

制國用使（同知國用事）

制國用使舊未有。隆興初。言者請法有唐之制。命宰相兼領三司使職事。財穀出納之大綱。宰相領之於上。而戶部治其詳。上是之。命祕省討論來上。乾道二年冬。遂命宰相兼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

五年二月戊申罷國用司。八年正丞相官名。夏四月詔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事與參政更不入銜云。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自太祖朝始。置元豐官制。改爲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建炎三年。合三省之政。於是李漢老自尚書右丞。改除參知政事。復舊制也。故事丞相謁告。則參預政事之臣。例不得進擬差除。惟丞相薨罷。上未得人。則參知政事行相事。多不踰年少者。才旬月。獨淳熙初。葉夢錫罷相。龔實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爲懷私擅政。遂有英州之禍焉。

樞密使

樞密使自唐以來率二員。周末魏仁浦、吳延祚並爲之。國初仁浦拜集賢相。自是止除一使。至太平興國初。曹武惠彬、楚景襄昭輔。始復並除。後未有繼之者。及眞宗中年。以王文穆、陳文忠並爲樞密使。由是遂爲故事。迄仁宗不改。英宗治平四年。文忠烈、呂惠穆、神宗熙寧五年。文忠烈、陳秀公、並使樞密。用此故事。高宗紹興七年。張循王俊、韓蘄王世忠。既罷兵。乃並除樞密使。十二年張循王猶在位時。以孟信安王忠厚爲山陵使。乃亦暫拜樞密使焉。渡江後。元樞並除。蓋有所爲也。

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事。太宗淳化二年始置。以張遜爲之。然使與知院未常並除。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爲使。陳秀公自會稽召爲知院。非故事也。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故政和末。鄧莘公官至少保。猶止爲知院焉。其後鄭居中。蔡攸、童貫之徒。既位三公。乃更領樞密院事。紹興七年。秦申王爲使。沈忠敏自同知遷知院事。蓋張魏公既薦秦相。未欲其與己並。又以故相不可除他官。乃先白高宗降旨。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皆仍舊。由是並院。自後則否。

樞密副使

祖宗故事樞府置使。則除副使。置知院則除同知院。淳化二年。太宗既以張遜知密院。於是寇忠愍。溫恭肅皆是副使。改同知院事。康定元年。仁宗用晏元獻公爲樞密使。於是王鄧公、杜正獻。鄭天休皆自同知改除副使。自後皆然。元豐末。廢副使。渡江後。秦申王首復除樞密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韓二大將並除樞密使。岳武穆副之。合故典矣。近歲張魏公、汪明遠、虞并父、王公明、王季海、周洪道、王謙仲、趙子直繼除樞密使。而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簽書樞密院事

簽書樞密院事。太宗興國四年置。是時石元懿公以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止用本官職簽書。自是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焉。太宗至眞宗朝。文臣簽樞才五人。其四人遷樞副。張文定以本官罷。至神宗時。曾公綽以憂去。免喪乃除端明。元祐後。王

彥霖劉仲馮皆以端明罷遂爲故事元豐官制廢簽書其後童貫以使相爲之上以貫官至三司乃更爲領院事靖康初李參政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令爲端明自是遂爲故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郭宣徽後不置明受末李漢老鄭致剛嘗並拜未及謝而上反正李遷右丞鄭落同字紹興七年王倫交割地界亦命帶焉其後不復置隆興末虞雍公一爲之

陞朝官除簽樞

簽書樞密故事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以下爲之者元祐初王彥霖以承議郎龍圖閣待制除授乃特遷朝奉郎建炎後張全眞富季申皆自奉議郎御史中丞除簽樞亦用此制靖康二年曹忠達輔紹興十四年李資政文會皆以陞朝官爲之曹承議郎李奉議郎蓋中書失之而舍人無正之者

樞密參用文武張說本末

自建炎以來樞密使副參用文武仁宗親政以後但除夏守贇王貽永王德用狄青數人英宗朝郭逵一人而已元豐改官制武臣不爲二府政和末始命童貫簽書河西北面兩房事後遂領院事焉靖康用兵乃除种忠憲師道建炎中復除王襄愍淵時苗傅等不平遂有明受之變自是武臣不復典樞密矣紹興九年秦丞相將罷三大將兵柄乃以樞密使副授之蓋自童貫後皆因事用人非常典也乾道七年張說

爲明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說娶壽聖皇后女弟。上厚眷之。時爲政。乃除說簽書樞密院事。制下。朝論鬨然。說迄不果拜。遂以安慶軍節度使還第焉。踰年。復以是命之說亦不辭。又踰年。遂進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秋。罷爲太尉。尋降觀察使。居撫州。三年冬。許自便。七年秋卒。上念之。詔復承宣使。陳給事峴封還錄黃。乃止。說子薦。文州刺史。說敗亦貶郴州、蘄、明州觀察使。

外戚典樞密

祖宗盛時。率用外戚典兵馬。而無使樞密者。惟慶歷中。王鄧公貽永以主壻爲之。然議者不以爲忝。元祐中。韓文定在樞密。其弟端節既選。尙爲臺諫所攻。旋亦罷去。紹興初。樞密都承旨闕。執政請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爲之。煥懿節后父也。上曰。朕不欲戚里任朝廷官。乃不許。上受禪。韓平原侂胄自知閤門事。除都承旨。亦固辭。因自請奉祠云。紹興中。孟仁仲使樞密。蓋以典山陵。故事已卽罷之。

樞密院屬官

樞密院屬官。舊有都副承旨。以武臣爲之。編修官二員。以文臣爲之。熙寧中始以文臣爲都承旨。元祐後又詔恩數如權侍郎。紹聖初廢。高宗在會稽。武臣辛道宗爲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初。道宗既免。乃詔用兩制爲之。元年十二月丙寅。然但閒除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用事久。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今上初立。薛象先以戶部侍郎兼都承旨。何自然以爲非祖宗成憲。斥去之。建炎中。又用元豐故事。置檢詳一員。祿賜與都

司外郎等。三年六月庚午。時御營司既廢。密院置幹辦官四員。既而以其名不雅馴。改爲計議官。在編修官之上。建炎四年十一月己卯。紹興十一年始省。四月庚寅。

三省樞密院賞功司

建炎初。李伯紀爲政。始於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呂元直初相遂省之。及范覺民以宰相兼樞密。乃於密院置機速房。紹興二十九年又罷。辛巳用兵復置。逮乾道八年始罷。凡錢糧事。歸三省邊防。兵政歸密院焉。

拾遺補闕

遺補、唐官也。太宗以正言司諫易之。淳熙十五年正月。兵部侍郎林栗。言國家累年以來。宰執百僚。職無虛位。御史三院。亦不乏人。獨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皆三年爲任。仍面加訓諭。官以遺補爲名。不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以許深夫、薛象先充其職。班著在監察御史之上。請給人從。依監察御史例。光宗立。復省。

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　行宮權院學士院權直　翰林權直）

直學士院。自開寶二年盧丞相多遜始。權直學士院。自事寶六年張舍人澹始。翰林權直自乾道九年崔舍人敦詩始。學士院權直自淳熙五年崔舍人敦詩始。國朝故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卿監之類。則止

稱權直院焉。近歲崔大雅以樞密院編修官。趙大本以校書郎。陳內翰宗召以著作佐郎兼直。蓋特命也。紹興末。高宗視師建康。時何內翰溥屬疾不能從。而直院虞并父使兩淮。乃命唐立夫以起居郎兼行宮直院。車駕還。復省。

庶官兼侍講

故事經筵官。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若大卿監以下則止兼崇政殿說書。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此命。乾道末。張敬夫以吏部員外郎入侍經幄。用公休故事亦兼侍講焉。自改官制後。庶官非二史而兼侍講者。才數人。范純甫、司馬公休、張敬夫是也。國朝經筵非進士出身者三人。吳傳正、呂原明、張敬夫。

翰林講讀學士

翰林講讀學士。眞宗朝始制元豐官制。去翰林字及學士名。元祐中復之。以命蘇子瞻、趙元考而已。渡江後。獨范元長嘗一爲之。

史館專官

自眞廟以來。史館無專官。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爲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子固所草具。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久未畢。遂召李仁父、洪景盧踵爲之。皆奉京祠。不兼

他職者。數年。而史始畢。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百有餘人。時景盧請修九朝正史。上許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高宗實錄。但以他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功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以右文殿祕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三等爲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修撰。又遷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檢討官三員。限半年畢。其後又七年。而高錄始成。時當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實錄。朝論覺無專官。始外召傅景仁、陸務觀爲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令修史。於是務觀還政久矣。乃落致仕。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焉。務觀、山陰人。時年七十有八。

提舉祕書省

提舉祕書省者。官制以來無之。政和中初置。以命蔡攸。其後秦伯陽繼居是任。紹興末。高宗召信安孟王忠厚爲醴泉觀使。乃命提舉祕書省以寵之。月過局、如宰執例。孟王薨。亦省。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者。舊例以近臣兼之。熙豐間司馬公王和甫繼居是任。後不復置。紹熙五年十月復置。以命薛象先。明年何自然以非舊典爲言。遂罷去。蓋務反趙子直之政。而不詳考也。太史局日官舊止於五官

正。孝宗時。始增春夏秋冬中五官大夫。

六院官

六院官檢鼓糧料。審計官告奏進也。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爲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則繼卽除郎如鹿伯可是也。故恩數略視職官事而不入雜壓。紹興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遷副端。乾道後。相繼入臺者。有宋敦書、蕭之敏、陳升卿、傅淇等數人。而六院彌重。號爲察官之儲矣。淳熙初。龔實之秉政。其內弟林宓幹辦審計司。遇郊恩。而林尙京秩。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監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贈父母。龔後爲謝廓然所論。南竄。此其一事也。紹興二年夏六月。院官始復入雜壓。在九寺簿之下焉。九月庚戌降旨

環衞官

環衞官者。唐有之。領宿衞兵。若今之三衙。祖宗時。其官不廢。然無職事。但以處藩帥代還及宗室除拜而已。元豐官制。改外臣皆不除。惟宗室則如故。隆興中。孝宗始命學士洪景嚴等討論故事。因復置。以授武臣。其法正任除上將軍。丞宣使至刺史爲正任。遙郡除大將軍。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爲遙郡。正使除將軍。武翼大夫已上。副使除中郎將。武翼郎已下。使臣以下左右郎將。訓武郎已上。皆有添給及從人而無職事。若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司之類。則仍帶焉。惟戚里子弟不除。是時李太尉顯忠。首除左金吾衞上將軍。上諭湯慶公曰。此正如文臣館閣耳。平時在環衞中。庶見得人才。近歲郭太尉杲自右驍衞郎將受知。孝宗以本官□□□□職事。不二

三年遂至邊帥矣。迄今環衛官。皆爲戎帥之儲云。

內侍兩省

入內內侍省。內侍省皆宦官職也。舊號前後省。紹興三十年九月。以前省無職事。遂廢之。今入內內侍省、舊後省也。吏額三十五人。分五房。所掌內殿引對羣臣、發金字遞、收接邊奏、賜臣寮到闕茶藥、新除執政官、御史中丞、及賜宗室節度使已上生日、宰臣已下夏臘藥、春幡勝、新火、喜雪御筵、每月奉香表往殯宮、忌辰酌獻看經、設獄、太廟薦新、并奏告差宮闈令大禮執事、并奏王進袞冕、祈禱降御封香、車駕行幸、差官應奉人使在道、及到闕燕賜、宣召學士、及試官御試一應事務、聖節賜宰臣以下齋筵、皇太子乳香、執政官酒菓、辨驗迎奉到御容、賜蕃夷宴、大朝會差應奉等官、皆其職也。其官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名色。渡江後。又掌藏金國誓書八寶。內東門司內侍省屬也。掌機密門戶合同。憑由司掌御前及宮禁取索金帛。御藥院掌應奉禮儀衣服湯藥。舊制內侍遇誕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卽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紹興三十二年冬。張眞甫爲殿中侍御史。以宦者員衆爲上言之。孝宗曰。朕有此意久矣。祖宗時止許人進一子。朕意欲依祖宗法。眞甫奏事畢。上曰。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已不少。若平時無事猶可。設使當母后少主之時。豈不能爲禍。漢唐之事是已。遂命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奏聞。元年會慶節權免進子。於是定以二百人爲額焉。

閤門

閤門左列清選也。舊有知閤門事、同知閤門事。多以外戚勳貴爲之。其下有閤門宣贊。舍人掌唱贊書。命閤門祗候掌侍衛班列。乾道間。孝宗始倣儒臣館閣之制。增置閤門舍人。以待武舉之入官者。先召試而後命。又許轉對。如職事官供職滿三年與邊郡。遂爲戎帥部刺史之選云。近歲熊提刑飛譙、知閤熙載、姜節使特立之道。皆自此階。故武臣以舍人爲清要。紹興初。蔣介有召試之命。葛楚輔丞相言。介武舉第一人。乞免試。上從之。二月九日丁卯降旨。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一

官制二

宣撫使

宣撫使祖宗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爲宣撫使。武臣爲宣撫自此始。熙寧末。神宗命郭逵討交趾。逵前執政。然但以招討使爲名。惜之也。建炎三年。張魏公以知樞密院事爲宣撫處置使。其後杜丞相、周仲弼、孟富文、趙元鎮、虞并甫、王公明、鄭仲一、沈德之輩。皆自二府出爲之。虞公始以元樞除資政殿大學士矣。上恐未足爲重。後二日。乃復帶知樞密院事焉。若前宰相爲宣撫者。則自渡江以後。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三人。紹興元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二年。李泰發以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吳璘六人。文官止李泰發、王伯召二人。蓋重之也。紹興末。詔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劉恭父不書錄黃。遂寢其命。時又詔虞并甫以兵部尚書。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會存中命格。於是復改川陝宣諭使。而存中措置兩淮焉。

宣撫處置使

宣撫處置使舊無有。張魏公始爲之。其行移於六曹寺。監帥司皆用劄子。而六曹於宣司用申狀。紹興四年。趙忠簡使川陝。六年韓忠武使京東淮東。皆帶處置字入銜。然忠簡後不行。而韓在山陽特隆其名而已。非魏公處置之比也。故事大臣爲宣撫使者。於三省樞密院皆用申狀。若建都督府。則止用關而已。隆興初。魏公以少傅爲江淮宣撫使。頃之。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及符離師潰。內外紛然。公上表待罪。上曰。罷樞密使。宰相陳魯公曰。如此則是罷政。乃降特進。復爲宣撫使。陳正獻公時參贊軍事。言於孝宗曰。降官示罰。自古所有。今雖張浚自請。然人情觀望。徒使號令不行。請復正其名。上不從。周元特時爲侍御史。亦言官爵者。人臣一己之私。其人有罪。隨卽貶降可也。若都督之名。則國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遞減。上納其言。遂復督府之名矣。凡前兩府及從官爲宣撫使。於六部用申狀。總領所用公牒。監帥司及所部郡縣得用劄子云。魏公爲江淮宣撫使。申明行移。除三省樞密院外。並用劄子。蓋以少傅劄六部也。

宣撫副使

宣撫副使舊無有。建炎三年。周仲弼宣撫兩浙。以郭太尉仲荀副之。武臣爲宣副自此始。其後福建韓世忠、川陝吳玠。皆有此授。紹興二年。張忠獻既被讒。將召歸。先爲置副。命王伯召盧立之爲之。文臣爲宣副自此始。其後邵澤民踵爲之。然但帶權字。紹興中。胡承公、鄭亨仲、在川陝。岳鵬舉在荆襄。楊存中在淮北。

皆不置宣撫使。而數人者。第以副使爲名。蓋斬之也。久之。鵬舉落副字。其餘則否。

宣撫判官

宣撫判官。昔熙寧初。韓康公使陝。李邦直以知制誥爲判官。實上幙也。紹興中。劉彥沖嘗受張魏公便宜之命爲宣判。其後張宗元、呂祉亦爲之。十年。楊和王以太尉爲淮北宣撫副使。劉信叔以節度使爲判官。二帥禮抗權均。猶轉運副使判官之比。非復熙寧之制矣。

宣撫使官屬

宣撫使官屬。昔張魏公出使。張通夫深以端明殿學士、程純老唐以寶文閣學士、王子尙庶以龍圖閣待制。竝爲謀議官。劉彥沖子羽以徽猷閣待制爲參贊軍事。趙應祥開以祕閣修撰爲隨軍轉運使。傅彥濟、馮元通康國以尙書郎幹辦公事。皆非常制也。紹興四年。始著令。參謀視提點刑獄。參議視轉運判官。機幹在諸州通判之上。至今不改。

招討使

招討使古官也。熙寧間。始命郭宣徽一人。建炎四年。李成圍江州。詔以張循王爲江西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之上。著爲令。紹興五年。以岳鵬舉爲湖北襄陽招討使。鵬舉請州縣官不法害民者。許移罷。從之。十年烏珠犯三京。以韓張岳三帥兼河南北招討使。三十一年。海陵南牧。以吳璘、劉錡、成閔、吳拱、李顯

忠、兼陝西、河東北、京東西招討使。蓋遙領其地。非張、岳之比也。隆興元年。以顯忠爲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副之。未領職卽罷。

招撫使（招撫處置使）

招撫使古無有。淳化末。李順據成都。趙景肅昌言以參知政事爲川陝招撫使。後不復置。建炎初。李伯紀奏以張龍圖所爲河北招撫使。所、益都人。嘗爲監察御史。喜言兵。汪廷俊等惡之。未及出師。而所廢。紹興十年。北兵取河南地。制以劉雍公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會烏珠已敗。乃駐軍太平州。踰年。復罷。三十一年。孝宗卽位。以成閔、張子蓋、李顯忠三大將爲河北、京西、淮東西招撫使。子蓋死。劉寶代之。逮和議成。乃罷。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古無有。紹興三年。趙忠簡始爲江西制置大使。其後席大光帥潭益。李伯紀帥江西。呂元直帥湖南。皆領之。大光在成都得旨。位宣撫副使上。凡監司不法許舉案。八年。李泰發爲江西帥。以前執政。亦帶安撫制置大使。是歲大光以憂去。胡承公自給事代之。始去大字。至今不改。

制置使

制置使自熙豐後。多以武臣爲之。建炎元年。郭太尉仲荀制置東南盜賊。請監帥司並聽節制。許之。其後

王襄愍淵、劉武僖光世、韓忠武世忠、張忠烈俊、岳武穆飛、吳武安玠、關毅勇師古、劉忠武錡、皆爲制置使。掌兵事。建炎末。議者。令帥臣悉帶制置使。張達明爲江州帥。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上聞之。詔除用兵聽依便宜。餘悉禁止。其它刑獄財賦事。則歸之監司焉。三年又八月己亥。十一月辛亥詔旨。四年。遂罷制置使之名。惟統兵官如故。自休兵後。獨成都守臣帶四川安撫制置使。掌節制御前軍馬、官員陞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與。又有沿海制置使。以明州守臣領之。然其職止肅清海道。節制水軍。非四川之比也。

宣諭制置使

宣諭制置使舊無有。紹興元年。上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乃命孟富文以戶部尚書充江東西河南宣諭制置使。理財治盜。富文未行。而秉政遂以爲福建宣撫使焉。

宣諭使

宣諭使舊有之。以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人。宣諭東南諸路。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踰年乃還。六年。又遣范右司直方宣諭川陝。九年。又遣方察院庭實宣諭三京。皆使者職也。時李察院宋彼旨宣諭江西。乃專督捕盜。遂罷爲廣西提刑。是年新復陝西。詔樓仲輝以僉書樞密院事。往永興宣諭。鄭亨仲以祕書少監爲參謀。予衛卒千人。因制置移屯等事。宣諭

之權。自此重矣。十一年。鄭亨仲宣諭川陝。始建使名。得與邊事。三十一年。汪中丞澈宣諭京西河北得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三十二年。虞雍公宣諭川陝。乃專招軍買馬。其年王瞻叔代之。亦參軍政。蓋自鄭亨仲後。其權任在宣撫之亞焉。

撫諭使

撫諭使建炎元年。以路公弼、耿伯順、爲京城撫諭使副。始建使名。四年。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爲浙江湖南撫諭使。且令按察官吏能否。伸理民間屈抑。紹興元年。以吏部侍郎傅崧卿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後不復置。建炎初。又命御史馬伸等八人。撫諭東南兩河川陝。三年。命吏部郎中方聞撫諭淮東。紹興二年。命吏部郎中周隨亨、駕部員外郎李愿二人。撫諭川陝。皆不帶使字。其餘如建炎末周文若太傅使勞李成。賜以器幣。紹興初。胡承公察院督捕閩盜。亦皆以撫諭使爲名云。

鎮撫使

鎮撫使舊無有。建炎四年。上自海道還會稽。時江湖荆浙皆爲金人所蹂。而郡盜連衡以據州郡。大者至十餘萬。朝廷不能制。范覺民爲參知政事。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請稍復藩鎮之制。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覺民曰。今諸郡爲盜據者已十數。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上亦決意行之。其五月。覺民爲右

僕射。是月甲子。覺民請以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並分爲鎭。除茶鹽之利仍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聽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付。遇軍興。聽從便宜。仍許世襲。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當俟其別立大功。然後許之。時劇盜李成在舒鄞。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維揚。薛慶在高郵。皆卽以爲鎭撫使。其後河南翟興、山陽趙立、歷陽劉蒞、東海李彥先與薛慶皆戰死。而淮寧馮長寧以地降劉豫。紹興初。諸鎭或亡或死。遂不復除。久之。但餘荆南解潛而已。五年。趙元鎭相。召潛主管馬軍。遂罷鎭撫使。蓋鎭撫使之有聲者。文臣惟陳規。武臣惟岳飛、王彥、解潛、李橫耳。

發運使

發運使祖宗盛時有之。置司眞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正月。遂罷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句龍如淵建言。戶部非生財之地。請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因請復置發運司。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以待恢復之須。徽猷閣待制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邁入辭。上疏言。唐劉晏爲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朝始分爲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爲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以至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固辭不行。上不許。已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請令檢察營田市易等事。俾總六路

而制其盈虛。亦不行。第令和糴而已。其冬。李泰發秉政。以爲虛糜廩祿。請罷發運。而復常平。九年正月。遂廢發運使。以戶部侍郎梁汝嘉爲經制使。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三月。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爲淮、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爲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皆不之聽。然正志實無能爲。但峻督諸司州郡多取羨財而已。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誕謾貶。乃復廢發運使焉。

經制使

經制使者。宣和間陳亨伯資政始。以大漕兼之。亨伯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以佐用度。其後翁端朝中丞繼爲之。紹興初。與發運俱罷。九年正月。復置。以戶部侍郎梁汝嘉爲使。司農少卿霍蠡爲判官。以檢察內外失陷銀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總領常平爲職。未幾。曾諫議統言其無益而多費。遂省之。十三年八月。上諭大臣曰。今漕司各掌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可倣發運置都轉運使一員。通掌諸路糴糴。選從官中曉財穀者爲之。上雖有是言。然亦不克久也。紹興中。又有總制司。以執政官領其事。先是經制司既廢。諸路貢賦。或不時至。五年閏二月。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提領措置財用。富文請以總制司爲名。許之。其職略視經制司。七月。富文罷。詔沈忠敏與求權領。六年三月。忠敏罷政。詔總制司官候除。執政日取旨。既而不除。後二年。乃復置經制發運使。凡二司金穀本末。語在財賦事中。建炎初。又以馬忠

爲河北經制使。王瓘、傅亮爲河東經制副使。名雖同。然實掌兵事云。

都轉運使

都轉運使。渡江後惟四川有之。明受元年三月。始以黃右司槩爲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置司遂寧府。未行而反正。遂除兵部侍郎。明年。張魏公出使川陝。遂以趙應祥爲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財賦。應祥言總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當正其名。使知有所統屬。張公是之。紹興六年冬。遂除應祥都轉運使。後又置副使或判官。十五年省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用鄭亨仲請也。其年十月。汪侍御渤言制軍給食。通而爲一。雖密院戶部不得而專。於是復置總領矣。紹興二年十月。嘗置江湖等九路都轉運使。置司湖州。未幾。即廢之。

總領諸路財賦

總領財賦。古無其名。靖康末。高宗以大元帥駐軍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名官也。建炎末。張魏公用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繫銜。總領之官自此始。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太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以總領爲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置三總領。以朝臣爲之。皆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饋餉而已。凡鎮江諸軍錢糧。隸淮東總領。治鎮江。建康池州諸軍錢糧。隸淮西總領。治建康。鄂州荊南江州諸軍錢糧。隸湖廣總領。治鄂州。其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十五年。復置四川總領。治利州。天下凡四總領矣。乾道七

年。併淮東總領所入淮西。以有發運使故也。未幾復舊。然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制利源。卽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權鹽酒。而王瞻叔括白契。以佐軍需云。

館職爲總領

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內金穀官。若太府司農卿少丞戶部。列曹郎中員外郎之類。淳熙中。趙溫叔用宇文郎中子震爲淮東總領。時宇文尙爲館職。以未歷郡。不可除郎。乃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爲之。以館職領錢糧。非舊典也。當時皆不以爲是。

提點鑄錢

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自咸平初有之。渡江後。屢罷屢復。語在財賦事中。乾道六年。併其事於發運司。發運司罷。遂復之。淳熙五年。又加都大二字於提點之上。以倣川秦茶馬。後又置提點江淮鐵冶鑄錢公事以淮西漕臣兼之。

武臣提刑

武臣提刑。祖宗以來有之。後罷去。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復之。然但管捉殺而已。四年又罷之。乾道六年五月。復置諸路各一員。皆選公廉曉習法令民事之人。如無聽聞大臣。乞依故事加同字。不從。於是武憲橫於四方。至有六曹尙書典藩而被按者。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今止除朝臣一員而已。

提舉常平茶鹽

提舉常平官。自熙寧初置。元祐紹聖間罷復不常。建炎元年五月。復罷。二年八月復諸道常平官。還其糴本。自青苗錢不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九年。置經制司。改常平官爲經制某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爲常平官。久之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仍別置官吏。及歲舉陞改員。然常平錢皆取以贍軍。今特掌義倉及水利役法賑濟等事而已。無復平糶之政矣。

安撫使

安撫使舊號帥臣。祖宗時。惟陝西河東北三路及益廣桂有之。建炎初。李伯紀建言諸道皆帶安撫使。而廣東西仍舊制。加經略二字。其制今存。然兵事皆屬都統。民政皆屬諸司。安撫使特虛名而已。又有管內安撫者。自軍興以來有之。蓋諸將在邊。假使名以爲重。事定亦廢。今金均黎楚等數州。以極邊得存。又有廣西安撫都監、邕州守臣兼帶。瓊管安撫都監、瓊州守臣兼帶。外此則俱不帶云。

馬步軍都總管

馬步軍都總管。祖宗時大帥職也。舊名都部署。避英宗諱改之。三路帥臣得兼事權甚重。以武臣爲之副。今江浙淮廣荆湖利路帥臣。皆帶都總管。但存虛名。而其副特以處貴游外戚及離軍之人。無可釐之務。蓋以厚祿優之。非復祖宗之制矣。

兵馬都鈐轄

兵馬都鈐轄。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也。帥臣第帶兵馬鈐轄。而兩武臣之爲鈐轄者與鈞禮、熙寧茂夷之變。蔡仲遠自渭入蜀。始以都鈐轄爲名。蔡下令兩鈐轄循階。神宗不樂。遂罷歸。於是馮當世以前執政來爲安撫使。而都鈐轄之名不得矣。建炎末。宣撫司始命盧立之復帶都字。自後益、瀘、蹇、廣、桂五州牧。皆以都鈐轄爲稱。而江西贛州以多盜。其守臣亦帶江西兵馬鈐轄。至於武臣爲路鈐者。亦無尺籍伍符。然每歲猶往諸州按閱。特存故事而已。間有得旨葺治軍器。或訓練禁軍者。則仍帶入銜云。

諸軍都統制

諸軍都統制。古無其官。宣和間。西南用兵。大將或三四人。不相統一。故卽其中拔一人爲都統制以總之。兵罷則如故。建炎元年五月。旣置御營司。遂擢王襄愍淵爲都統制。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其後神武五軍及川陝宣撫司都督府樞密院皆有之。紹興初。諸大將官旣尊。悉號宣撫使。其將佐則謂之統制官、去都字。十一年。三大將兵罷。乃擢其偏裨爲御前諸軍都統制。自太尉至諸司使副皆得爲之。惟官至使相。則帶領都統制職事。十八年。川陝三大將亦如之。今興元、江陵、建康、鎭江府、與金鄂江、池州、及平江、許浦、水軍皆除都統制。恩數略視三衙。權任在帥臣之右焉。官卑者亦止稱副都統制。

副都統制

副都統制。紹興七年始置。後省。乾道三年五月。荆南都統制王宣久病。上恐其不起。且方邊報不一。乃除琦爲副使同管軍。欲俟宣瘉改授。已而諭輔臣曰。朕欲令後江上諸軍各制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儲。他日統帥。亦使主將顧忌。不敢專擅妄作。大臣皆曰善。上因欲令軍中自推遷。葉子昂丞相言不可。上悟曰。極善。當自朝廷除人。不然。卽似唐藩鎭。大臣言副都統制禮數宜有隆殺。且爲條約。將上。上曰。如此。庶幾他日不致爭權越禮誤國家事。遂行之。然興州自吳挺亡後。未嘗除人。蓋重之也。其佗軍數少者。都副統帥亦不竝除云。

統制統領官

統制統領官。三衙及御前軍將佐也。祖宗時發兵。但以路分州都監等領之。神宗用兵始置百三十將。是在鈐轄路分之外矣。渡江後。大軍又有統制、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等。其下乃有正將副將準備將之名。皆偏裨也。舊制準備將而上。自主帥陞差。仍先申樞密院審察。乾道七年。建康都統制王宏罷。乃陞差將佐數百人。代者王友直言于朝。二月庚申。有詔訓練官部隊將而下。軍中一面陞差。仍申朝廷照會。紹熙四年正月乙酉。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準備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旣行。諸將皆不以爲便。慶元三年二月戊午。詔令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軍處守臣審覆。保明申密院。紹熙指揮勿行。自是主帥之權復重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二

官制三

皇子除官例

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禦使。（太祖第二子及英宗初爲皇子。並除防禦使。）太宗以後。或封王、或封國公。（漢恭憲王初封衞王。鎭恭懿王初封徐國公之類。）其間亦有封郡王、郡公者。（昭成太子初封廣平郡王。吳榮王初封樂安郡公之類。）神宗諸子、初除皆節度使封國公。稍遷郡王。加平章事。（平章事。今開府儀同三司。）至出閤封王。則始兼兩鎭。加司空。後皆因之。（司空今之少保。）紹興末。莊文太子自蘄州防禦使躐拜少保封鄧王。淳熙末。今上自安豐軍節度使。亦拜少保封嘉王。蓋重長嫡也。視祖宗時。恩數爲優云。

親王贈官例

舊制、皇子皆贈三師二令。元豐改官制。以侍中、中書、尙書令爲三省長官。不爲贈典。乾道中。正丞相官名。削侍中兩令之位。故魏惠憲王雖孝宗愛子。生止爲使相。薨止贈兩州。蓋上意以子弟居師傅官不順。而三省長官已廢。故但以州牧優之。慶元中。嗣秀王以山陵總護之勞當遷。而官已至太師。乃拜兼中書令。王辭不拜。已而上有殤子。亦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兗王。不知今官制。已無二令之名。此有司失詳考也。

宗室兩鎮節度使

故事、同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惟相孝定王允弼、定榮易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元初。嗣秀王伯圭既辭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兼兩鎮焉。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三人爾。

知大宗正事

知大宗正事。仁宗始置。用太祖太宗之後、屬近行尊者各一人。於是首命濮安懿王爲之。自是率以近屬官至王相者領焉。渡江後。頗用南班。往往多不得人。無以表率。更事刻削。宗室皆患之。淳熙初。宗正官闕。趙溫叔言崇宣簡公不恧之賢。自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不恧字仁仲。曾祖懷榮穆王宗暉。蓋濮王第六子。祖仲損沂王、父士圃。以南班扈駕北遷。乾道中。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仁仲中進士第。所至有聲。積官昭慶軍承宣使。在宗司數言天下事。上甚重之。其諸孫多進士高第者。

宗室奉使

自熙豐以來。宗室雖爲外官。未嘗有出使者。乾道七年春。趙溫叔爲賀金國生辰使。孝宗特命武翼郎兩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驌副之。時方議受書禮。故特選之爲介也。近歲義不避艱。皆以尚書郎使北。蓋用伯

驄例云。淳熙十一年。親賢宅多才爲正旦副使。南班近屬出疆者。止此一人耳。

宗室知舉及任學官

紹興末。孝宗有詔。宗室不許注學官。七月丁未。乾道中。師垣者廷試中甲科。自言於上。於是許注甲科。八年五月乙亥。淳熙中。既詔宗室省試。十人取一。吏部尚書周洪道乃請許充學官及考試。從之。六年十一月壬午。紹熙中。遂命趙子直知貢舉。而外郡至今不差試官。蓋有司循習之過也。

三公備官

三公自祖宗以來。罕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論也。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楺。渡江後、以用兵故。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爲太師。張循王、韓蘄王爲太傅、劉安城王爲太保。其後乾道初。楊和王、吳信王並爲太傅。紹興初。史會稽王爲太師。嗣秀王爲太保。蓋自紹興後。三公未嘗備官焉。

太師並除

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顯、宣和中蔡魯公、京童貫、鄭平樂王、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中、秦申王、檜張循王、俊紹熙末。史會稽王、浩嗣秀王。伯圭。

文臣節度使

節度使、祖宗時非近屬及有大功者不除。宣和末。節度使至六十人。議者以爲濫。（親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宰執二人。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澤七人。）靖康初。因中丞陳賓王言九人換授。梁師成、朱勔、梁方平以罪死。而宗室以覃恩建節者十有四人。將帥特拜者二人。凡六十有二人。以月奉及歲賜計之。是一年費緡錢七十萬也。渡江後。節度使率不過十許人。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呂忠穆、張忠獻、虞忠肅。皆以勳。史會稽王以舊。趙衛公、葛文定以恩。）執政一人。（葉右丞夢得。）從官二人而已。（張端明登。楊敷學談。）

外戚節度使

國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才得節度使。仁宗用張堯佐。一時名臣力爭之。其後除拜浸多。中興後。外戚節度使二十有二人。孟后姪忠厚。鄭后姪孫藻。韋后弟淵、姪謙。謙邢后父煥、弟孝揚。吳后弟益、蓋、姪琚、環、璹。郭后弟師禹。夏后弟執中。謝后弟淵。李后姪孝友、孝純。韓后曾季祖侂胄、父同卿、從祖邈。徽宗王貴妃父舜民。高宗劉貴妃父懋。

恩舊節度使

哲廟以前。節度使未有以恩輩除者。若王顯、張冕輩。雖以舊恩貴。然皆以嘗任密府乃得之。崇寧後。始除郭天信、朱勔二人、紹興中曹勛、韓公裔。乾道中曾覿。嘉泰中姜特立、譙王雍。皆以攀附恩。彖官節度使。

宦官節度使

眞廟以來。宦官者雖尊。止于遙郡承宣使而已。宣政間。始除童貫、楊戩、梁師成、譚稹、李彭、梁方平等十許人。靖康初政。皆貶奪之。渡江以來。間有爲正任承宣使者。慶元中王德謙已除節度使。大臣交奏乃不行。德謙亦坐斥。語在時事中。

兩鎭三鎭節度使

國朝元臣拜兩鎭節度使者才三人。熙寧初韓魏公。元豐中文潞公。紹興中呂誠公是也。然三公卒辭之。渡江以來。諸大將若韓、張、吳、岳、楊、劉之流。率至兩鎭節度使。其後加至三鎭者三人。韓蘄王鎭南武安、寧國。張循王靜江、寧武、靖海。劉安城王護國、寧武、保靜。舊制。惟婦人封得兼兩國。若大長公主及上乳母、皇太后姊妹、皇后母之類是也。政和中。蔡京以明堂成。封陳魯國公。辭不拜。其後童貫遂封徐豫國公。紹興中。秦檜以進書恩。亦封秦魏國公。大臣兼封止此三人而已。時京、檜卒辭。於是三代及小君皆加兩國之贈。乾道中。上既立太子。欲加恩魏邸。始封韋夫人爲韓魏國夫人。親王夫人兼封。亦前此所未有。自後恩平王夫人。吳興王夫人。及國母卜夫人。並用此例。

兩國公主 兩國夫人

故事。郡主未有兼封者。崇寧中。上謁濮安懿王祠。時王女惟曹氏婦安康郡主在。乃特封安定普寧郡主。賜甲第居之。其後未有此比。

郡公不着開國字

國朝封爵之制。階至奉直大夫。職至權侍郎已上。遇郊封縣開國男。若從官經恩。則累加至某郡開國公。若將相虛邑實封通滿萬戶則封國公。而無封郡公者。惟宗室追封則有之。凡宗室贈節度使。則追封國公。贈承宣使。則追封郡公。贈觀察防禦使。則追封侯。近歲費戒父以避祖名。始詔繫銜權。不着開國字。亦前此所未有。

執政爲閣學士

故事、曾任宰相。不爲資政殿學士。蓋降職至大資政止。曾任執政。不爲閣學士。蓋降職至端明殿止。淳熙中。魏丞相杞初以端明殿學士起廢。而林樞密安宅亦以龍圖閣學士奉祠。前是舊相未有爲端明。若閣學士以前執政爲之。則自張天覺路公弼後。惟秦檜之餘黨李文會、巫伋等八九人。其執政僅三月餘。故用此例。

庶官除次對

庶官補外。未嘗有除次對者。紹興初。太常少卿蘇遲、密院檢詳歐陽懋請外。時方錄用黨人子弟。大臣以蘇文定公之子。而歐陽文忠公之孫也。皆特除待制與郡。論者以爲言。乃改集英殿修撰焉。其後少常久次者。始除直龍圖閣。檢詳以下。罕有得職名者云。

外官除次對

祖宗時。自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知制誥之外。未有侍從職事官。故邊帥積勞者。率以直龍圖閣除

天章閣待制。元豐官制後。惟實歷權侍郎以上乃得之。淳熙中。吳茶馬總、程舍人叔達、皆自外除待制、蓋殊命也。趙子直當國。言者以爲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爲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可以從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紹熙五年十一月戊申。未幾、子直去位。亦不克行。慶元初。楊庭秀外自始祠躐除華文閣待制。

寄祿官分左右

寄祿官分左右字。元祐政也。紹興初復舉行之。淳熙初。宗室善俊者建言。以爲本范純仁偏見。孝宗納其說。又去焉。今任子雜流。惟細轉通直郎奉直中散大夫如故。若帶貼職。則超資焉。故小京官鎖廳登第者。號爲平遷。兩任徑轉三官。蓋有出身人不爲監當故也。

中散大夫七樣錦

中散大夫。舊謂之十樣錦。今不然矣。舊奏予職官。今初品官耳。初奏通仕郎。出官與將仕郎同。但以拜命日。理服緋年月。舊身後許上遺表推一子恩。今減一年磨勘耳。奏薦雖不隔郊。然滿四名有止法。其實與正郎無異。它所存但虛文。謂之七樣錦。可也。

減年對實歷磨勘

舊制以恩例減磨勘年者。率以四年爲一官。故有初改官入部數綱。而徑轉朝奉郎者。朝廷患之。隆興二

年春。始著對使實歷之令。及乾道三年郊祀。左選奏補三百人。右選千七百餘人。六年郊祀。左選奏補二百餘人。而右選如故。蓋以文臣對使實歷故也。淳熙中。議者請祠官無實歷者。雖遷至員郎以上。毋得任子。事下祕書省國史院。時鄭少嘉尚書修國史。建請京朝官以上須實歷一任者。乃許任子孫。九年正月辛未。從之。

選人改官額

選人改官。舊無定數。紹興後。多不過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紹興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捕盜及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興元年四月。詔以百員爲額。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爲百二十員。七年十月。有司請不限員。奏可。時虞丞相當國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嚴陞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見。故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周洪道爲吏部尚書。七年二月。因請以七十員爲額。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員。職事官並引見。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換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在八十員歲額之外。自是歲改京官者。僅百員。迄今遂爲永制。

奏舉京官

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京官。熙寧中。取以爲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歲舉京官數濫。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希

呂時兼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戶部右曹郎官同。歲減舉員三之一。諸路監司減四之一。禮部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政歲減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判官補發者。不理爲職司。奏可。慶元元年十一月。復詔判官補發副使狀理爲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後。詔以六部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學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蓋累聖優賢之意。

減舉吏員館學改官例。

近制選人實歷十二考者。減舉主一員。先是紹興二十九年七月。敕令所刪定官嘉興聞人滋。請歲於改官員中差減員數。以待實歷十考舉主不及格之人。庶抑貪冒而養廉潔。上命給舍議之。洪景嚴、張安國言此法一開。則選人不出十餘年。坐至京秩乃止。隆興初。始舉行之。舊舉主須員足乃以其牘上。若將舉物故或罷免。則不計。故有得薦牘十餘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逐旋放散之令。人皆便之。隆興元年三月己酉。詔選人十二考。無贓私罪者。減舉主。

改官須入

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亦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四月。又用程察院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

舊捕盜改官人並試邑。是月陳正言自強。請初任未終之人。先注僉判一任。方許親民。從之。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廣南攝官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與薦送者。試刑法於漕司。以其合格者。攝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俸人十千。米二斛。滿二年。則錫以眞命。後又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踰年無願就者。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宮觀使祠官供給

近制前宰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爲宮觀使。若在外。則少保已上始得使名。使相已下。提舉宮觀而已。淳熙初。史會稽王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蓋用此制。紹興初。趙衞公以衰鉞充醴泉觀使家居。非舊典也。近歲葛文定以覃恩除使相。亦止提舉洞霄宮、舊祠官無供給。政和中。蔡京著令庶官降本資序二等。侍從以上不降。趙忠簡爲相。始除之。

功號

功號始唐德宗。國朝因之。至元豐乃罷。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蘄王、世忠揚武翊運功臣、張循王、俊安民靜難功臣。劉安城王光世和衆輔國功臣。此外惟安南國王初除及經恩。亦加功號。

檢校官

檢校官者。自唐以來有之。凡內職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加恩、皆帶。若文臣則樞密宣徽節度使始帶焉。自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師僕射尚書常侍至賓客祭酒。凡十餘等。元豐改官制。武臣承宣使已下皆罷。惟存檢校三公三師。以待節度使之久次者。政和後。改三公爲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文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國王初襲封。加檢校太尉。經恩遷檢校太師。外蕃刺史州則檢校太子賓客。此外皆不帶云。

勳官

勳官者。自戰國以來有之。至唐始以爲虛名。國朝循唐制。文臣朝官。武臣崇班已上。遇恩輒加之。由雲騎尉至上柱國凡十二轉。政和中罷。淳熙末。朝議欲復之。以旌有功。如貼職之比。後亦不果行。今惟安南、闍婆、占城三國王始封。加上柱國。南丹州刺史加武騎尉焉。

天聖至嘉泰四選人數

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天聖中。兩制兩省不及三千員。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三班使臣不及四千員。慶歷中。兩制兩省至五十員。京朝官二千七百餘員。流內銓選人僅萬計。乾道中。京朝官已三四千員。選人亦七八千員。紹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合四選。凡三萬三千一十六員。慶元二

年。京朝官如紹熙之數。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十員。通四選。凡四萬二千有奇。蓋五年之間。所增僅九千餘員。可謂官冗矣。嘉泰元年春。左選京官以上。三千一百三十三員。選人萬五千二百四員。大使臣以上。六千八百五十四員。校尉以上。萬二千六百十六員。通四選。共三萬七千八百餘員。是五年間。所損僅四千餘員。未知何故。

堂後官

堂後官。謂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教郎。滿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十年以上與郡。建炎初。李伯紀爲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

省部樞密使吏額

尚書省吏額二百四人。正額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七十四人。守闕一百三十人。分房十有四。中書門下省吏額二百三十八人。正額錄事已下。八十八人。守闕一百五十人。中書六分。門下省四分。分房十有三。樞密院吏額三百二十七人。副承旨主事。令史書。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闕貼房二百人。尚書六曹吏額九百二十人。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四等。共四百九十五人。正貼司。私名楷書法司四等。共四百二十五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人。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人。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人。建炎初。上幸淮甸。三省吏至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而已。詔皆遷一官。其後滋益多。三年乃命有司立額。

州縣吏額

紹興末。州縣吏額猥多。二十六年八月。湯中丞鵬舉請省之。以寬民力。事下諸路常平司。時浙東七州吏額四千人。提舉官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他路率倣此。然今州縣吏額雖減。而私名往往十倍於正數。民甚苦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三

取士 選舉學校 鄉飲酒

制科

制科自紹聖初廢。紹興元年春正月。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贓私罪人充。先具詞業繳進。策論共五十篇。送兩省侍從參考。分三等。文理優長爲上。次優爲中。平常爲下。次優以上。並召赴閣試。歲九月命兩省學士官考試于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內出題。差楷書祗應。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舉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帷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祗應。內侍賜茶果。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第三等爲上恩數視。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爲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與簿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陞擢。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弗用。乾道二年夏六月。孝宗以久無應詔者。乃詔權于經史諸子正文出題。又以士人身在幽隱。無由自達。仍許監司守臣解送。四年三月。後數歲。乃得李仲

信焉。

乾道制科本末恩數李仲信

自復制科七十年。但得李扈仲信一人而已。初紹興七年冬。呂安老舉選人胡邦衡。而汪彥章舉布衣劉汝一。邦衡遂除樞密院編修官。乾道三年。虞雍公撫蜀。首薦仲信於朝不報。五年春。汪聖錫爲吏部尚書。復以應制詔上其詞業。時扈父仁父爲祕書少監也。其年冬。禮部言李扈詞業。乞送兩省侍從參考。訖依紹興元年九月指揮施行。鄭仲一權侍郎。三省勘會李扈詞業已經御覽。陳應求虞并父爲左右相。有旨特令來年三月。依格召試。命下。左正言施元之德初方候對。因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景度言。故事無獨試者。當繳之。景度卽奏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渡江以來。從臣亦嘗論薦其人。若劉度祝謚是也。然皆請而不報。蓋事體至重。不可輕也。按胡邦衡亦以呂安老舉賢良詞業上。卽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景度蓋未知此也。今復此舉。必依祖宗典故。勿使論者可得而議其失。則國家可以示公。而扈得此名。亦無忝矣。謹考舊制。具本人詞業繳進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爲三等。次優以上召赴閣試。糊名考校。無一人獨試者。今扈詞業未經參考。而又獨試一名。恐非典故。今所有錄黃未敢書行。德初亦奏祖宗制科之設。自有典故。今李扈詞業雖除付後省。未有許令參考繳奏指揮。遽有召試中書之命。卽是未應前後典故。兼國子監看詳。明言合送兩省侍從參考。況將來閣試六論。本朝典故。亦須三四人以上。糊名考校。無一名獨試者。乞重此非常之科。且以扈詞業令有司公共參考來

上。俟相繼有一二人。然後俾之就試。庶幾有得賢之實。無倖進之譏。詔除汪應辰李燾有妨嫌外。令兩省侍從官參考聞奏。十二月丙午。指揮仁父時兼權左史。既而上聞二人握手私語。乃大怒之。左相陳應求奏。元祐中。有獨試故事。機爲人所使。因極論二人之姦。後二日。詔林機、施元之身居出納言責之地。朋比相通。可並放罷。十二月十九日庚戌指揮。六年夏。兩省侍從參考至屋詞業。援證既詳。遣詞亦贍。欲爲次優。戶書曾欽道爲首。有旨。八月下旬召試。四月十二日癸巳。後十餘日。利路又繳到吳淇、應賢良方正科詞業。詔參考聞。二十六日丙午。又月餘。應求坐論祈請事免相。五月十九日己卯。仁父亦出漕河北。六月二十七日丙子。時虞并父獨相。仁父與應求素善。疑當路沮之。入辭面奏。疏言制舉獨試一人。雖有顏贄林、陶李孜、高志寧、錢彥遠、吳奎、趙彥若、謝悰故事。而後涉學荒淺。恐不足當此異恩。別致人言。乞候將來更有進卷合格當召者。許令同試。上不許。仲信乃乞隨侍并父爲奏。有旨別聽指揮。七年春。科詔既下。并父因進呈召試賢良當降詔。上曰。數十年來。未有應此選者。并父曰。昨李屋已得旨召試。或者與其父燾不相樂。聲言欲沮之。屋以此乞隨侍。上曰。今可召試矣。令九月召試中書。四月四日戊申降旨。九月戊戌。召試中書後省。前一日命學士王日嚴考試。左史李秀叔參詳。比試仲信凡五通。六論題。一曰明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歷律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失。六曰揚雄、張衡、孰優。十月乙巳進呈。上曰。昨覽屋程文亦好。一日之間成數千言。良不易也。并父曰。記題誠難。屋能記其五。上曰。湯法三聖。出功臣表。而屋以爲諸侯王表。却是記得全文不差。十一月甲戌。上親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戊寅。上特御殿引見。賜制科

出身。故事賢良方正無唱名之例。而禮部言。若倣選舉進士。皇帝御殿推恩。足彰崇儒求言之盛。遂從之。周子充爲禮部侍郎。林謙之兼權郎官。尋授左文林郎瀘州節度使推官。淳熙初。爲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累遷著作郎。被章去。久之奉祀。歸蜀而卒。李文簡與孫牧齋書云。屋被旨八月。次旬召試。造物者意乃不然。公出諱以沮遏之。尋因入辭。力告上乞免。上弗許。仍宛轉託渠具奏。始有旨別聽候指揮。其間曲折甚多。屋必具報。而虞直閣公亮行狀。乃云李應制科差日命官且試矣。會有欲搖沮之者。李不復望試。從公圖之。於是虞公亟入奏。用蘇子由以病展日故事。爲更命官。改日鎖院。今以史考之。未見改日命官之事。亦不省出諱謂何。雖虞公數論林施不當罪。復以邵處之。然卒獨試者。虞公力也。

制科六題淳熙再試制科本末

制科六題。舊以四通爲合格。淳熙四年。李仲信之弟塾季修。復舉賢良方正。南士頗嫉之。而近習貴璫又恐制策之或攻己也。共搖沮焉。會台守趙子直舉宣教郎吳凱。信守唐與正舉迪功郎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亳州布衣馬萬頃。應詔。上問輔臣。故事召試賢良嘗行黜落者否。執政對曰。昨來召試。止李扈一人。他日若試數人。須有優劣。既而潘察院緯又上章。言制科論策。皆燈窗著述之文。而策限三千字。亦豈無平日待對之語。惟六論一場所當加意。若罷注疏命題。而復以四通爲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有何異。試之日。有詔以五題通爲合格。是歲始命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一曰因者君之綱。二曰易數家之傳孰優。三曰前世歷法多差。四曰十二節備如何。五曰王學本賈氏。六曰動靜繁寡如何。後二日。考試院言試卷內。多有不知題目出處。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止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

罷之。舉者周益公輩皆放罪。或曰。故事六題。一明一暗。上下文有度數。及事數謂之暗題。是時。舍人錢師魏素與周李諸人異趨。且承嬖近旨。奏言制舉甚重。須稍難其題。御筆因差師魏考試。故所命多暗題云。仁父時爲禮部侍郎同修國史。仲信爲著作郎。未幾。仲信被旨考上舍試。因策問本朝制科典故。有云蘇洵輩皆嘗黜落。富弼、張方平粗識題意。亦不免錯誤。坐此爲臺官所攻。皆罷去。仲信亦罷。明年秋。言者又論注疏命題。蓋以觀其博洽。謂宜復舊。又從之。十一年夏。校書郎奚商衡轉對。論制科取士不必拘三年之制。上諭大臣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遂特以六月五日降詔。然未有應者。十二年春。李獻之以右史直禁林。面奏賢良之舉。肇自漢文。本求讜言。以裨闕政。未聞責以記誦之學也。使其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注疏未能盡記。於治道何損。乃復罷注疏命題。于是陳天與守池。舉郡人莊治、邱宗卿守平江。舉郡人滕成。十三年六月召試。六論題。一曰身者治之本。二曰聖人通天地之心。三曰五星爲經緯。四曰歷律本于易。五曰六德以民爲紀。六曰岑彭馮異之功孰大。二人皆四通。顏侍郎師魯爲考試官。言其文理平常。不應近制。遂罷之。自是制科無復得試者矣。

博學宏詞科試格恩例附

博學宏詞科。紹興三年七月置始。紹聖間既廢制科不用。乃創宏詞科。大觀中。改爲詞學兼茂。至是用工部侍郎李擢奏。別立此科。以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場。每場一古一今。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嘗犯贓人外。許徑赴禮部自陳。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

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見任官經所屬投所業。應格貢試。然後難任。禮部貢院知舉官。分三等考校。以合格眞卷。納中書省眞詳。宰執將上。上等遷一官。選人改京官。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仍賜進士出身。並擇其尤者。召試館職。下等減二年磨勘與堂除一次。無出身人。同進士出身。遇館職有闕。亦許審察召試。初詞科惟有出身許應此科。上以用武權停此。擢請復此科。而其子益能粗有文墨。於是有司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非舊典。蓋爲益能計也。然益能卒不與選。自立科後。入中等者。惟汪叔詹、洪景嚴、湯進之三人。其六十九人皆下等。蓋靳之也。舊例每舉合格。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紹興後。所取未嘗過三人。淳熙八年以後。又止取一人。慶元五年。應宏詞者三十有一人。無合格者也。

三歲取士

三歲取士。祖宗舊制也。建炎元年。當省試以圍城故。展用二年。紹興元年。當殿試以行明堂禮。亦展用二年。十年。當秋試。廖中丞剛建言。自治平以來。三歲舉士。率用大禮。科場省殿試爲三年。故任子與登第人注闕無妨。而漕司經費亦給。自軍興再展。今秋試與大禮相妨。請展一年。以應古制。上納其言。乃詔諸州以十一年發解。而十二年省殿試焉。自後科場。以十二年爲準。

四科

祖宗以來。但用詞賦取士。祖宗重經術。遂廢之。元祐兼用兩科。紹聖初又廢。建炎二年。王唐公爲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復。曾侍御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嚮之。呂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高司業抑崇建言。士以經術爲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詩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爲兩科。于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寖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各三道。三十一年。論者以爲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不合聲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材。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策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與人所習。已分爲二。不可復合矣。

類省試

類省試者。始高宗。在揚州以軍興道梗。建炎元年十二月。遂命諸道提刑司選官。卽漕司所在州類試。率十四人而取一人。開封以臺官監試。諸道令提刑臨時實封移牒。漕司一員。不得預考校。榜既揭。遠方之士。多訴其不公。紹興元年六月。始專擇諸路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時張魏公爲宣撫處置使。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卽置司州類省試。五年始試進士於南省。惟四川卽試宣撫司。自七年後。又移制置司。迄今不改。始朝廷既命宣司類試。又詔選有出身清強見任職司一員監試。見任京朝官有出身曾任

館學或有文學者充考試官。二十七年五月。言者以爲不能無弊。議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楊文安椿時以兵部侍郎兼祭酒言於朝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監司令守倅子弟賓客。力可行者赴省。他不在遣中。二十九年七月。吏部侍郎周綰復請遣行在淸望官充監試。上以道遠難遣。乃以成都漕臣王之望瞻叔充監試。嘉州守臣何逢源資深爲考試官。而別試所。亦差官監考試。又詔監試官依監學除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降敕差官自此始。是日禮部侍郎孫道夫侍經筵。猶請罷類試令。徑赴禮部。上曰。早方與執政議。今歲已無及。後舉當遣御史監之。太沖曰。祕語契驗。豈御史所能防。自慶元後。監試考試官。率以南士館官。選南士及蜀人參之。然去取之柄。專在南人。無復曩時之疑矣。

國子監解試

行在國子監解試。以察官一員。監試郎中二員。充考試官。職事釐務官六員。充點校試卷官。（試太學生及武舉。）而別試所以郎官一員。充考試官兼監試。職事釐務官三員。充點校試卷官。（時國子生及朝士同姓有服親。）南省以學士或尚書一員。權知貢舉。行侍從臺諫二員。權同知貢舉。卿監郎官八員。察官二員。充參詳官。館學及職事釐務官二十員。充點校試卷官。（附試宏詞武舉宗室。）別試所以卿監一員。充考試官。兼監試。職事釐務官四員。充點校試卷官。（附試武舉。）殿試以館學郎官四員。充初覆考。各以餘官一員。充點校試卷官。侍從二員。充詳定官。兩省

二員。充編排官。以上並降敕押入院。

諸路解試

諸路解試官故事。皆自轉運司選差。率以本州通判監試。本路見任。或待闕官充考試官。乾道六年四月丙午。始命諸州試官。皆隔一郡差。以絕請託之弊。時劉通靖章爲禮部侍郎。用其請也。淳熙十六年春試。王侍郎溉爲潼川漕。始令試官每員皆歷三郡合符。符合乃聽入。後又行之西川。迄今不改。慶元四年。有果州州學教授王莘者。考昌州春試。於尙書斷章出問。明年正月。尙書省奏罷莘。時漕臣汪德輸。故相伯彥孫、太府卿召嗣子也。議者謂汪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張肖翁爲監察御史。因謂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者。更委他監司一員選官校試。仍擇有文學士望者一人爲點校官。專掌命題去取之事。卽有不稱。加以重罰。從之。蓋自嘉泰元年始。

四川類省試官

四川類省試官。自敕差監試主文之外。制置司差考試官四員。以有出身知州充。點校試卷官十員。以京官選人有士望者充。別試所則但差小試官二員而已。舊監試主文皆差提轉。近歲多以郡守爲之。而考試官亦差倅貳。至郡守之嘗任館學者或不差。非故典也。

宗室差試官

自熙豐以來。宗室不差試官。淳熙六年十一月。周益公爲吏部尚書。始請宗室充學官及考試。八年正月。遂命趙子直爲省試別院考試官。紹熙四年。以子直知貢舉。然外郡至今未有差宗室校試者。蓋漕吏守舊法。而不知新旨焉。

燈挾之禁

燈挾之禁。近歲惟國子監及南省行之。若兩浙漕司則雖禁燈。而已弛挾書律矣。其他郡國秋試。率達旦乃罷。雖類省試亦然。紹興二十九年王瞻叔護試。始復禁之。然習俗已久。雖令不行。今秉燭挾書如故。

諸路同日解試

祖宗舊制。諸路州軍科場。並以八月五日鎖院。惟福建去京師地遠。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又用六月。紹興十三年八月。詔以閩廣去行在不遠。並令八月五日鎖院。然諸軍州例選日引試。由是舉人多冒貫而再試於他州。或妄引親賢而再試於它路。至有一身而兩預薦送者。二十四年正月。詔太學及諸路並以中秋日引試。惟四川則悉用三月十五日焉。類省試舊以九月。二十九年。制置司言去行在地遠。恐舉人赴御試不前。請以八月鎖院。許之。迄今不改。

避親牒試

牒試者、舊制以守倅及考試官同異姓有服親大功以上、並婚姻之家、與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

使別試。若帥臣部使者親屬門客。則赴隣路。率七人而取一人。紹興後。牒試者猥多。至二十三年。成都一路就試者三千五百人。而發解則五百人。議者以爲濫。於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爲定額。時眉倅李彥輔。永康倅郭印皆坐牒試避親舉人冒濫。雖會赦猶展磨勘年及降官。坐此弊特東西兩川。夔利路與東南諸漕司。則解不過三數人而已。紹興五年夏。王巽澤慨自成都轉運判官召還入見。極言兩路冒親詭貫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與本路諸州。從之。仍各以二十人爲定額。邱宗卿時爲制置使。復請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試者少。則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舊制命官鎖廳赴漕試者。與避親舉人同試。王巽澤爲益漕。始令分場以革假手之弊。於是西蜀皆然。蓋自紹熙三年春始。

潛藩恩試

潛藩恩試者。蓋自未渡江前有之。然必曾請舉人兩到省以上乃得試。紹興二年。蜀州舉人以高宗登極覃恩。徑赴類省試。

初出官人銓試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惟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蜀州楊民望之請。委制置司主之。後又降敕差監試考試

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爲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後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魏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敕矣。木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試爲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業衡又奏。乞中選人就吏部長貳廳前簾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小賦。或省題詩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並恩科人。更不簾試。仍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爲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所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光宗以爲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弟銓試。則試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試教官

試教官者。自熙豐間始。程伊川嘗非之。今不廢其法。凡有出身人願試者。先具所業。經義三道詩賦各三道。赴禮部陳乞。若文理堪試。則送試院。不限人數。取文理優長之人爲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爲兩

學之選。嘉泰元年二月。言者請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倣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是歲就試者四人。而取二人。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試刑法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銓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後又降敕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號爲假案。其合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爲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係二十七通七釐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係二十四通七釐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係二十二通以上。凡試入二等者。選人改京秩。蓋趙忠簡爲相。以刑名之學。其廢已久。故白上請優之。今遂爲大理評丞之選。二十五年。四川制置司。請每三年就類省試院別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

新科明法

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明法科爲之。崇寧初廢。取其解省額歸禮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吳環。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義。明年。御試御藥院。分爲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爲濫。請解省試各遞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省試九人取一。所試斷案刑名。通粗以十分爲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爲合格。無則闕之。自後舉者人兼經義。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至矣。

覆試權要子弟

覆試權要子弟者。太祖之法也。紹興十二年。秦申王當國。其子熺始冠多士。二十四年。其孫塤復試南省爲第一。及廷試有司擬塤爲榜首。上覺之。寘之第三。會薨。淮東提舉常平朱冠卿應詔上書。極言其弊。於是追奪塤出身敕。而曹冠已下七人。有官者右改帶右字。餘悉剝放。二十七年始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名以聞。命後省覆試。自後遂爲故事。

鎖廳人不爲狀元

鎖廳人不爲狀元。非故事也。祥符二年。梁固廷試第一。固、翰林學士灝之子。景德初。已賜進士出身矣。皇祐初。沈文通以齋郎對策爲第一。宰相陳恭公疑已仕者不當爲第一人。乃降爲第二。其後王昂榜本嘉王楷。汪洋榜本秦熺。陳誠之榜本黃中。王佐榜本董德元。梁克家榜本許克昌。蕭國梁榜本趙汝愚。鄒應龍榜本莫子純。曾一龍榜本許奕。皆用此例。

新進士期集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率錢期集。貧者或稱貸于人。裕陵聞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錢三千緡。爲期集費。自余中始也。渡江後。賜千七百緡。自是遂爲故事。舊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士期集所。號爲團司。置局於禮部貢院。釋褐日即赴上。三人主之。其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

名小錄、掌儀、典客、掌客、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多或至百餘人。仍具所差名姓。申禮部御史臺照會。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黃甲。敍同年于禮部貢院。其儀三名。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同年四十已上立于東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用釋菜禮。三名爲三獻。榜中有士望者一人爲監禮官。已謝。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侍從已上及館職皆與。知舉官押宴。已宴。立題名石刻。乃罷局焉。大凡團司至狀頭授告。出國門乃罷。

國朝三元

孫漢公淳化二年舉進士。自開封至南省廷試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王沂公青州南省廷試皆第一。慶厤二年。楊審言。皇祐元年馮當世復。皆第一人。有國二百餘年。爲三元者。止四人耳。

制策入三等再舉制科

本朝制策入三等者四人。吳正肅、蘇文忠、范子功、孔常甫。再舉制科者一人。張文定。景祐元年茂才。五年賢良方正也。此亦前所未有。

新進士廷射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孝宗嘗諭大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二年。詹晉卿榜。上特御射殿。

引晉卿以下一百三十九人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皆具欄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射訖乃退。正奏名中的、中帖上梁者。推恩有差。特奏名五等人。射合格者與文學。其他例賜束帛。凡用絹三千匹云。紹興初。留丞相奏言。射以觀德。既不合格。而復賜之帛。則似無謂。此例可削去。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

廷試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寔。嚴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如在五甲。降充本甲末。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甲。與攝助教。詔如故事。世傳張子韶嘗扣殿陛賜燭。納卷最後。上親取其策觀之。歎其鯁亮。遂擢爲榜首。其實不然。

殿試詳定官別立等

祖宗舊制。殿試初考官既定等。乃加封印以送覆考。復定等第。如詳定所或從初。或從覆考。不許別自立等。嘉祐間。王荆公爲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後遂爲例。紹興五年八月。孫叔詣爲學士。上言如此。則高下陞黜。盡出于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爲虛設。請復舊制。如初覆考皆未當。乃許奏稟別置第等。從之。是歲殿試兩考。立等不同。詳定所以聞。詔編排官定奪。趙公恃陳議以爲非是。請用崇寧令。

隔二等累及五人。各開具合陞降因依以聞。詔可。然自紹興、乾道、淳熙、紹熙之際。殿榜上三名。多人主親擢云。

諒闇罷殿試

自咸平以來。人主有三年之喪則罷殿試。而以省元爲榜首。眞宗朝孫僅。仁宗朝宋郊。英宗朝彭汝礪。神宗朝許安世。徽宗朝李釜。高宗朝黃公度。孝宗朝木待問。今上朝莫子純、傅行簡是也。舊制止除職官。惟天聖二年。宋元憲獨除京官通判。紹興八年。黃公度復補京官。自後遂爲故事。

四川類省試榜首恩數隆殺

四川類省試第一。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紹興五年。以軍興道梗。十一月戊子。有旨川陝類省試第一人。賜進士及第。與依行在第三人恩例。餘並同進士出身。其後何道夫耕。以對蜀人才策。爲丞相所怒。乃諭禮部奏云。類試高第人。多在道遷延。不肯卽赴御試。望自今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奏可。十八年八月癸巳。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試第一人恩數如舊。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云。

宗室鎖試遷官

宗室有官鎖試無官應舉者。唱第日皆遷一官。若濮王子孫則加一等。舊解省皆七人而取一。淳熙中。詔

省試十人乃取一人。又有取應宗子者。榜首得同進士出身。餘補承信郎而已。宣和六年。沈元用榜。宗室始不入五等。至今以爲例焉。

武舉換文

武舉者。自仁宗以來有之。諸路州軍舊無解額。但就兵部取解。率以七十人赴省試。前期軍頭引見司於內弓箭庫試驗弓馬。別試所附試程文七、書義五道、兵機策二首。上又臨軒親策。翌日閱試弓馬焉。榜首補保義郎、與巡檢差遣並注監當。渡江後。乃試弓馬於殿前司焉。每舉登第者。率二十人。淳熙後。增至四十人。自淳熙三年。四川類省試始試武士四路。共解四十二人。省額凡六人。乾道六年正月。劉孺文在禮曹。嘗請復武舉制科而不果。淳熙初。上以武舉授官、與文士不類。二年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軍計議官。使得預軍中謀議。序位在機宜之上。他並倣進士恩數爲差。令吏部前一年刷闕依黃甲注授。七年三月丙辰。詔武舉願從軍者。殿試第一名與御前同正將。三名以上同副將。五名以上及省試魁同準備將。舊制監察御史以上許保任武舉一員。後增爲二。會閤門舍人林宗臣。請寬保任之法。增其人數。是月辛未。又詔通直郎武翼大夫以上。皆得舉二人。四月己酉。詔小使臣係武舉出身者。遭家難。並解官持服。用吏部侍郎烏程芮煇國器請也。十年十月乙亥。詔邊縣注武舉出身人。凡武人射兩石弓馬射九斗。謂之絕倫。苟絕倫雖程文不合格並賜第。紹興二十九年。趙夢熊武藝絕倫。又省殿試皆第

一。卽令爲閤職焉。乾道淳熙間。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已乃鎖其廳。應進士第。時王卿月淸敍首應二科。後官至脩注。近歲江伯虎君用、陳續嗣功。亦連中二科。伯虎淳熙八年武舉第一人。十一年進士第四甲。遂換承事郎。恩數與狀元等。朝廷斬之。十六年十月。因知歸州林穎秀建言。遂罷鎖廳之令。渡江後。通判泉州而卒。陳今知永康軍。

童子舉三朝推恩人數

童子舉者。自眞廟以來有之。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萬頃、彭興宗、張琛、朱虎臣、劉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林佐國。賜帛罷。遣者九人。紹興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饒州江安國定國。戴松。戴滋。又張巖叟巖卿。不知何許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劉轂以小校子。五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見。特又賜金帶以寵異之。此亦前所未有。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衢州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辨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遂授右從政郎。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榮國公誦讀。乾道八年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爲警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直下州文學。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壬子四月也。

童子賜出身祕書省讀書。

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祕閣讀書。久之卽以爲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爲祕書省讀書。制祿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祕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詔以爲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爲太學博士。自來未有繼者。

特奏名試

特奏名者。自仁宗朝始。其後浸寬。凡監學生二舉皆免解。一請免同。一舉人入舉年四十五。舉年五十以上者。皆赴殿試。取其半授官。年六十以上。試入四等者與嶽廟。建炎二年。高宗登極。特詔入五等者。並調官。至今以爲例。故事恩試第一人賜進士出身。除諸州教授。第二人同出身。渡江後。川陝特奏名人就試于制置司。三十年。又降敕。差監試考試官。近歲朝廷以其冗濫患之。乃詔三人而取一。由是恩狀之員少減矣。

太學養士數

太學養士。最盛于崇觀間。紹興中。詔以七百人爲額。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每三年科場。率四人而取一。若積行校藝而升上舍者。則不待選舉。而徑釋褐焉。時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奇。爲太學養士之費。十六年。詔外舍生以千人爲額。其後三舍生率八百餘人云。舊兩學覃恩無免解法。孝宗卽位。始創行之。自是每有覃慶輒復舉行。省額動增數十人。遂爲定例矣。

國子監試法

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緦麻法。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率三人而取一。若二補中則七人而取一焉。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後得升。慶元二年三月。傅景仁在翰苑。建言國子生員多僞濫。請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謁告在外。遇科舉則試于漕司。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乃鎖院降敕差官。學官蓋不得預。

武學

武學自祖宗以來。京師有之。乾道七年七月庚寅。詔武學該赴解試人。以五十人爲額。然郡國未之建也。慶元五年六月乙亥。言者請卽諸州州學置武士齋舍。選官按其武藝、且籍在官荒田。以備餼廩。從之。然後亦不行。

釋褐狀元恩例

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爲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爲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除京秩。卽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

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爲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莫能保其不繆。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太學補試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爲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爲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能。則爲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蜀學

郡國之學。最盛于成都。學官二人。皆朝廷選。弟子員至四百人。他學者亦數百人。然未有校試選貢之法。淳熙中。胡長文爲蜀帥。嘗議倣大學別立解額。會有沮之者不果行。慶元三年春。士人王正則等訴於朝。請以漕司解額。移于成都府學事下制置司。後亦寢。今蜀士之年少者。多聚成都。若精擇師儒。稍立月書季考之令。又量取諸路漕司之餘額以予之。俾有所欣慕而成其才。庶乎其有益也。

宗學

宗學東都盛時有之。紹興十四年春。惠國公士𥳑同知大宗正事。始請建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大

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也。若親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不在宗學之例。

釋奠宗子侍祠

郡國釋奠。先聖宗子侍祠。舊制無之。自紹興十五年始。州縣文臣。詣學謁先聖。乃許視事。舊制亦無之。自紹興十四年始。蓋諸王宮教授陳孝恭、知永州羅長源。建此二議。而朝廷行之。

文宣王鎮圭

紹興十四年。國學初建。內出鎮圭以奉文宣王。慶元三年。上將行大禮。而內府無圭。乃下國子監借文宣王玉圭用之。

鄉飲酒

鄉飲酒者。紹興十三年四月林待制保爲禮部郎中。請命太常草具其禮。下郡邑行之。又詔非嘗與鄉飲酒者。無得應舉。其儀有肅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拜既。凡十二節。又有約束。凡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鄉大夫士之有力者共爲之。行之十餘年。士人不以爲便。二十六年四月。始用新通判撫州陳洙之請。雖不與鄉飲酒者許應舉。又詔鄉飲酒聽人自爲之。公家毋得預。自是不復講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

財賦一

國初至紹熙天下歲收數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元直在戶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制。蓋孟富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樁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困矣。

景祐慶曆紹興鹽酒稅絹數

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緡。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緡。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緡。和買絹二百萬匹。慶曆中。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緡。酒課一千七百一十萬餘緡。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

緡。和買絹三百萬匹。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萬餘緡。鹽課二千一百萬餘緡。折帛絹三百餘萬匹。淳熙中。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共收稅錢一百二萬餘緡。已當景祐四分之一。

兩浙歲入數

祖宗盛時。兩浙歲入錢三百三十餘萬緡。而鹽茶酒稅十居其八。郡國支計。皆在其間。時以爲承錢氏橫斂之政。故賦入視他路已厚。淳熙末。兩浙歲輸左內藏庫錢至千二百萬緡。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隸于朝廷者不與焉。

東南折帛錢

東南折帛錢者。張本于建炎。而加重于紹興。祖宗時。民戶夏秋輸錢米而已。未以絹折也。咸平三年。度支計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春冬衣應用布帛數百萬。始令諸路漕司於管下出產物帛。諸州軍于夏秋稅錢物力科折。輦運上京。自此始以夏秋錢米科折綿絹。而于夏科輸之。聞諸父老。川陝四路。大抵以稅錢三百文。折絹料一匹。此咸平間實直也。又有所謂和買絹者。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災發鏹下三司預市紬絹。是時青齊間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西邊用兵。國用頗屈。于是改給鹽七分。錢三分。至崇寧三年改鈔法。則鹽不復支。而所謂三分本錢。州縣亦無從出矣。建炎三年。苗劉作亂。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每歲爲一百十七萬餘匹。乞令民戶每

匹折納錢二千。朱藏一爲相。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三月壬辰。紹興二年。秦檜爲相。呂元直督軍于外。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又許之。三年五月甲申。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財無所從出。四年、梁汝嘉在戶部。乃令民輸帛者。匹納錢四千或六千。絹以十分爲率。二分折四千。八分折六千。絹以十分爲率。折納五分。其二分折四千。三分折六千。折帛錢自此愈重。十一月甲午。九年。復河南。赦。遂減折帛錢匹千千。正月丙戌。其後又增之。十七年。始詔兩浙絹紬每匹減作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四百。江東紬絹每匹六千。綿每兩三百。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衣福衣三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衣福衣一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絹二百六十六萬匹。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八千。淮衣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衣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匹。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衣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衣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萬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淮綾羅絁三萬餘匹。浙西綾八千七百。婺州羅二萬。湖南平絁三千。其淮衣、福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匹有奇。皆起正色。其他絹紬二百五十六萬餘匹。約折錢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綿不與焉。

兩川畸零絹估錢

兩川畸零絹估錢者。本三路綱也。方承平時。東西兩川。每歲于二稅及和買畸零絹內。起正色絹三十萬匹。應副陝西京西河東支遣。謂之三路綱運。建炎三年。張魏公出使川陝。改理估錢以給軍食。西川每匹至爲錢十一千。東川每匹十千。紹興二十五年。鍾世明奉詔裕民每匹減一千。七月丙辰。二十七年。蕭德起爲

帥。又減一千。三月甲申。其後節次減免。今猶輸七千。或七千有半。紹熙末。楊侍郎輔總計。又權減一千。至今爲例。兩路見額理絹估錢二百餘萬。實理錢一百七十餘萬云。

四川上供絹紬綾錦綺

四川上供絹紬七萬四千匹。西路天申大禮絹一萬三千。東路上供一萬一千。天申大禮一萬六百。夔路上供絹二萬二千。紬三百三十。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絹八千三百。綾三萬四千餘匹。東川二萬六千三百。西川七千八百。錦綺一千八百餘匹段。成都路。皆正色也。

兩川激賞絹

兩川激賞絹者。建炎四年。宣撫處置使司量宜于四川民戶勸諭。令其等第輸納。以助給賞。凡三十三萬餘匹。俟邊事甯息即罷。不爲永例。自後不復減。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始減利路絹二萬匹。十二月戊戌。二十七年。鍾郎中奉詔裕民。復減夔路絹九千餘匹。惟東西二川獨存。至今遂爲常賦。舊例皆理正色。紹熙末。楊嗣勳總計。每匹但取估錢引三千。民甚便之。慶元中。司農少卿河間權安節總計。又權減一千。今以爲例。凡兩川激賞絹。額理三十萬匹。實理緡錢六十萬焉。

兩川綿估錢

兩川綿估錢者。舊例上三等戶皆理正色。而下戶每兩估錢半千。所以優之也。楊嗣勳總計。始令當輸正色者。每兩估錢引二分。而舊輸錢者如故。是上戶反輕。下戶反重矣。至今猶然。其他紬絲綾。凡舊來三路

正色綱。視此而輸其直。

西川布估錢

西川布估錢者。始天聖中。薛田帥蜀。於成都府、邛、蜀、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六郡。歲市官布。每匹給錢三百。以起上供及三路綱運。是時價值頗優。民樂與官爲市。至熙寧間。物已貴。于是每匹增價至四百。然始以等第配率。及軍興以來。遂改理估錢。以贍大軍。每匹至爲錢三千。後節次減免。至慶元初。每匹猶理兩千。或一千七百。三年。袁起巖爲帥。與諸司議每年減其半。制置司成都府抱五萬緡。總領所三十萬緡。轉運司五萬緡。每年春正月。乞降度牒百五十。下制司出賣錢十五萬緡。所餘四千七百緡。今提刑提舉司抱納。九月癸亥以聞。今西川布估錢。實理緡錢六十五萬緡。

廣西折布錢

廣西折布錢者。舊有之。獨桂昭二州。歲產布九萬二百匹有奇。每匹折錢五百。紹興五年。張魏公爲都督。每匹增至一千五百文。二十年。駱彬爲廣西提刑代還。奏減三之一。上悅。從之。擢彬直祕閣。正月丙午。今實理緡錢九萬云。

總論國朝鹽筴

國朝鹽筴。舊有三路。解鹽行于關中。東北鹽行于東西畿甸。東南鹽行于江淮。東南鹽者。通泰煮鹽也。舊

爲江湖六路漕計。蔡京爲政。始行鈔法。取其錢以贍中都。自是淮浙之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許商人買鈔算請。閩廣鹽則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其後亦行鈔法。然罷復不常。舊淮鹽息錢歲八百餘萬緡。紹興初。纔三十五萬緡而已。以後朝廷益修其政。至紹興末年。東南歲產鹽二萬七千八百六十萬斤。浙西路。臨安、平江、嘉興三府。凡一百十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五石六斗七升七勺。浙東路。紹興、慶元府、溫、台州、凡八十四萬八千二百八十三石九升二勺。淮東路。通泰楚三州。凡二百六十八萬三千七百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廣東路。廣、惠、南恩州。凡三十三萬一千六十石三斗四升。廣西路。廉、高、欽、化、雷五州。凡二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九石。福建路。福、泉、漳三州。興化軍。凡二千六百五十九萬九千四百十五斤十三兩五錢。自福建外。每五十斤爲一石。淮浙鹽六石爲一袋。鈔錢十有八千。紹興四年正月。增三千。九月以入納遲。遂罷之。今六路二十二州。通收息錢約一千九百二十餘萬。紹興中。東南產鹽。每年二萬七千三百七萬餘斤。

淮浙鹽

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兜請本錢。恣行刻剝。懼其赴愬。縱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煎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所謂鑊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季計之。則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如此。則諸路可知也。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焉。

廣鹽

廣鹽舊從官賣。建炎四年春。以淮鹽道不通。戶部侍郎葉份。乞通閩廣鹽于諸路。侍郎高衞因請卽虔州榷貨務。鬻廣鹽鈔二十萬緡。以供行宮之用。許之。正月辛亥。未幾。復止。是時恩州未有鹽。紹興初。以鹹土生發始榷之。鹽田一頃二十四畝。置竈二十七。歲產鹽七十萬斤有奇。元年三月壬子。後收淨息錢三萬餘緡。九年罷官賣鹽。許通商于嶺外。其錢助鄂州養兵之費。十二年冬。議者以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十月辛巳。已而廣東轉運判官范正國。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于賣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之。請得官賣如廣西。不許。自後廣西官賣之法。又改爲鈔法。乾道四年。罷鹽鈔。令漕司自認鈔錢。嶺南極以爲患。淳熙初。張欽夫爲帥。始與漕臣詹體仁計議。立爲定額、定直。且條上之。邕州官賣鹽每斤百錢。二人既去。漕臣趙公瀚增其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公瀚五增之。六年秋。侍御史江溥以爲言。上黜公瀚。遂詔閩廣發賣鹽。自有舊額及定直。自今毋得擅有增添。九月癸未。九年。又命奉議郎胡廷直奉使嶺南。詳議鹽法。廷直還以鈔法爲便。詔罷官賣復通商。十月己未。擢廷直太府寺丞。十二月壬寅。尋出爲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同措置廣西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春。降詔諭二廣官吏以更法之故。正月己未。夏又遷廷直胡廣廣西轉運判官、兼提舉鹽事、同措置廣東鹽事。四月己酉。胡本詹體仁所薦。體仁時爲吏部侍郎。卽命知靜江府。四月庚戌。其後。又置都提舉廣南鹽事官一員。俾掌其政。淳熙末。體仁坐改法不當。抵罪。於是官般如故

焉。

福建鹽

福建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收課錢四十萬。建炎末。以淮鹽不通。權改鈔法。未幾。與廣鹽皆罷之。四年四月辛卯。第令漕司歲認鈔錢二十萬緡。運赴行在。紹興中。閩鹽既增倍。朝廷以其多羨息。十二年。又增鈔錢十萬緡。正月辛亥。時鹽司悉貯鹽於海倉。令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歲用。其後吏緣爲姦。鹽惡不可售。卽按籍而散。號口食鹽。下里貧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民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二十六年。湯中丞鵬舉以是言。詔提刑崇安吳逵覈實。七月甲子。逵遂約郡縣。歲費除二稅所入外。卽分鹽綱補之。凡上四郡。歲般千有六百萬斤。視舊直損其三。毋得散於民戶。舊漕司所增鹽錢。提舉司吏祿錢。皆損三之一。增鹽錢每斤二十八。今損其九。吏祿錢每斤一文。今損三分。又漕帥二司。毋得鬻鹽以侵州縣。上悉許之。二十七年。二月庚申。由是民力稍寬。然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漕司之便。故衆論搖之。朝廷遂徙吳守鼎州。命諸司相度更定。其冬。諸司請運鹽如逵數。而增其直。官肆鹽直止減一分。漕司鹽本錢每斤爲二十五錢。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奏行鈔法。陳樞密誠之言於上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禁之不可。恐不盡請鈔。則課入愈虧。上是之。乃減鈔錢十萬。十一月癸亥。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於民矣。乾道初。陳正獻公、劉忠肅公在二府。有言福建鹽弊者。詔戶部侍郎沈度、陳彌作相度。二人請量減鈔錢之半。歲令漕司於八州增鹽錢及樁留鹽

本錢。內郡融子一萬緡起發。四年春遂減鈔錢十五萬。第令漕司七抱萬緡。以充上供。於是宿弊稍去。忠肅與三公。皆閩人云。四年五月壬辰。罷鈔鹽錢。

蜀鹽

蜀鹽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八十萬緡。紹興二年秋。趙應祥總計始變鹽法。盡榷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每斤納引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川二十州。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爲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休兵後數減之。今猶存三百餘萬。始趙應祥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然鹽脈盈縮不常。久之。井戶月額不敷。則官但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壞。井戶既爲商之所要。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有逃廢絕沒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益多。遂不可售。而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刎縊相尋。公私皆病。紹熙三年夏。趙子直爲吏部尚書。奏言趙開鹽法最爲精密。今井戶多鑿私井。務以斤重多寡相高。故鹽日多。價日賤。而其法大壞。乞下總領所參照舊法施行。從之。時楊嗣勳總計。因是遣官覈去虛額。棧閉助筒二千有奇。申嚴合同場舊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由是頓昂。嘉泰二年。陳郎中昱總計。

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自慶元後。州縣及井戶稍舒。而民始食貴鹽矣。

蜀中官鹽

蜀中官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寧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寧軍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民間所煎。則皆卓筒小井而已。其用力甚艱。惟大寧之井。鹹泉出於山竇間。有如垂瀑。民間分而引之。又有彭山之瑞應井。味近硝。得隆榮鹵餅雜煎。然後成鹽。元豐崇寧兩嘗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紹興末。總領所復弛其禁。隆簡嘉榮之人。病其侵射商販。因代輸課息。再行棧閉。今謂之石腳錢。然彭山之民。私煎如故。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亞之。隸總領所。大寧鹽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一百三萬七千餘斤。計直九萬餘緡。亦隸總領所。每斤舊爲三百。紹興十七年。宣司減十二。十二年又減二十錢。淯井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緡。爲軍食之用。舊額四十九萬二百斤。取撥錢引四萬八千八百五道五百七十文。應副總所。紹興十六年。實產鹽四十一萬九千四百斤。內三萬三千六百斤犒設。七千八百斤贈學。三萬斤鍋本外。餘三十四萬八千斤。每斤二百二十二文。計七萬七千三百十九貫五百文。而本軍省計應用二萬三千八十七貫八百十二文。餘折官價錢引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二緡而已。每歲大科二萬三千餘緡。漕司抱其半。尚虧一萬一千餘緡。二十二年十二月。乃盡除之。惟鹽官歲產鹽。計羨緡錢三萬。爲利州錢監鑄本云。然官鹽多惡雜不可食。往往抑售於民。州郡第利其贏。無能正之者。

解鹽

解池鹽今隸虜中。置解鹽使以掌之。池周百里。開畦灌水。遇風卽成。不假人力。故味厚而直廉。邊人多盜

販者。往往十百爲羣。遇巡尉出邏。則踏開生路以避之。有司亦不敢問。第遙護之出境而已。今邊上惟行鹽官鹽。其鹽官歲課七十餘萬斤。半爲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鑄錢之本。紹興十五年始。鹽多地狹。人甚苦之。紹興二十九年秋。詔減其直之半。九月丙戌。今每斤猶爲錢二百云。

礬 白礬青礬黃礬

礬國朝舊制。晉相礬行於河東北京畿。淮南礬行於東南九路。今猶無爲軍崑山場爲盛。歲額白礬六十萬斤。租額一百二十萬斤。紹興十四年。始立此額。韶州岑水場十萬斤。信州鉛山場青膽黃礬無定額。其法自榷貨務給引赴場。許客人算請。每百斤爲一大引。輸引錢十二千。頭子市利僱人工墨錢二百七十六。又許增二十斤。勿算以優之。五十斤爲中引。三十斤爲小引。引錢及加貨以是爲差。十四年以商販利薄。減爲十千。六月戊午。十四年。又增一千。十一月丙寅。崑山礬則民間自煎。官置場買納。紹興初。每斤本錢十三文。至二十文。十四年十一月。增爲三十文。歲收息錢四萬緡有奇。二十九年閏六月。以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文爲額。鉛山礬則官自煎。以十分爲率。四分充工本。六分赴榷貨務焉。

總論東南茶法

東南茶舊法。官買官賣。天禧三年。合六榷貨務。十三山場所。收茶錢十二萬緡。除買茶本錢外。止有息錢三萬緡而已。六榷貨務。乃荆南府漢陽軍、蘄州、蘄口、無爲軍、眞州、海州也。天聖中。稍改其法。歲所得亦不過數十萬緡。人多盜販抵罪。上下苦之。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遂弛其禁。但收茶租淨利錢三十三萬八千餘緡。時以爲便。元豐復榷。輦

致都下。卽汴流爲水磨。官自鬻之。政和初。蔡京欲盡籠天下錢實中都。乃剏引法。卽汴京置都茶場。印賣茶引。許商人赴官算請。就園戶市茶。赴所在合同場秤發。歲收息錢至四百餘萬緡。建炎渡江。不改其法。至紹興末年。東南十路六十州、二百四十二縣。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浙東紹興、慶元府、溫、台、衢、婺、處州。八萬三千二十一斤三兩。浙西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共四百四十八萬四千五百斤十三兩。江東寧國府、徽、饒、池、信、太平、州、南康、廣德軍。共三百七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九斤十四兩。江西隆興府、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共四百四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七斤十四兩四錢。湖南路衡、潭、永、邵、全、彬、桂陽、武岡軍。共一百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八斤七兩。湖北江陵、常德府、澧、辰、沅、歸、峽、鄂、岳州、荆門軍。凡九十萬五千七百四十一斤十四兩。福建路建寧府、臨汀、南劍州、邵武軍。共九十八萬一千六百六十九斤半。淮西、廬、蘄、舒州、安豐軍。共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八斤十兩。廣東南雄、循州二千六百斤。廣西靜江府、融、溥、賓、昭、鬱、林州。共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六斤六兩。已上總計。茶一千五百九十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九斤十兩四錢。係紹興三十二年數。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淳熙初。歲收四百二十萬。

江茶

江茶在東南草茶內。最爲上品。歲產一百四十六萬斤。其茶行於東南諸路。士大夫貴之。隆興亦產茶二百二十八萬斤。臨安二百十九萬斤。嚴州二百十二萬斤。徽州二百十萬斤。寧國一百十二萬斤。潭州一百三萬斤。其他皆不登此數目。江南產茶既盛。民多盜販。數百爲羣。稍詰之。則起而爲盜。淳熙二年。茶寇賴文政。反於湖北。轉入湖南、江西、侵犯廣東。官軍數爲所敗。辛棄疾幼安。時爲江西提刑。督諸軍討捕。命屬吏黃倬、錢之望誘致。既而殺之。江州都統制皇甫倜因招降其黨隸軍。今東南茶。皆自榷場轉入虜中。亦有私渡淮者。雖嚴爲譏禁。而終不免於透漏焉。

建茶

建茶歲產九十五萬斤。其爲團胯者。號臘茶。久爲人所貴。舊制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五年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章傑。以片茶難市。請市末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十二年六月。興榷場。遂取臘茶爲場本。九月禁私販。官盡擢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又詔私載建茶入海者斬。此五年正月辛未詔旨。議者因請鬻建茶於臨安。十月。移茶事司於建州。專一買發。十三年閏月。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今上供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承平纔半。蓋黃宗以錫賚既少。懼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蜀茶

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令官買官賣。置提舉司以專榷收之政。其始歲課三十萬。李稷爲提舉。增至五十萬緡。其後歲益多至百萬緡。久之。不能敷其數。而蜀人以爲病。建炎初。趙應祥爲成都漕司。上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之。擢應祥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應祥至官。遂大更茶法。官買官賣並罷。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卽園戶市茶。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其法

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五分每百斤增十斤勿算自後引息錢乃復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後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應祥初立法增及一倍於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故當此時茶馬司之富甲於天下時以其歲剩者上供他司不敢問也自乾道末青羌作亂茶司爲之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約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又累減園戶重額錢歲約十六萬其四年李正之爲提舉以茶課積滯爲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興初楊嗣勳爲使遂定以爲例焉紹興元年減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處茶場歲產二千一百二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係成都府路九州軍凡二十場四百八十四萬係利州路二州三場通博馬物帛歲收錢約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川茶司歲收一百七十八萬有奇秦茶司歲收十八萬有奇川秦兩馬司歲收諸州博馬物帛並雜貨收錢共五十二萬有奇朝廷歲撥共一百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贍軍宣撫司先取撥四十萬紹興二十五年七月裕民所又增撥七十三萬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或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一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蓋茶司自言歲用二百四十六萬餘緡以支比收止有剩錢二萬餘緡故也然川秦八場額市馬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而比歲所市未嘗及焉則其言蓋未足憑而歲剩之緡可以坐計矣自熙豐以來茶事官權出諸司之上淳熙十四年議者請令制置司檢點奏可後亦不果行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趙彥博爲提舉始以細茶遺之今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種茶者由是綱茶遂爲夷人所賤然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嵋之白芽雅安之蒙頂土人亦自珍之但所產甚微

非江建之比也。

夔州茶

夔州自祖宗以來。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請賣引。議者以民夷不便。罷之。紹興中。韓球美成同提舉茶馬。始榷忠達州茶。卽夔合廣安置合同場。歲收以八萬斤爲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但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二十七年冬。忠守董時敏以爲言。事下茶馬司。時許覺民侍郎爲主管官。不肯蠲。乃止。後三年。王瞻叔以漕副攝事。遂除之。先是美成在茶司。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爲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韓以十七年十二月領茶事。十九年五月移夔。民知輸官不補所得。于是起爲私販。二十六年六月。祕書省正字張震眞甫以爲言。遂命茶司裁損。今茶場每百斤加饒率過半。若茶官稍加裁抑。則商販者遂轉而之他。宜量減引錢。而禁其搭帶。又因地之遠近不同。而稍低昂之。庶幾乎其可矣。

東南酒課

東南酒課之入。自祖宗時。悉以留州。慶曆二年秋。祠部員外郎王琪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常平司、經制司、發運司各因事增添。然多不過每升增七八錢。少至一二錢而止。建炎四年冬。每升始驟增錢二十四。謂之軍期錢。自是總制司都督府又遞增之。迄紹興六年春。浙路出煮酒每升共增一百十五錢。而官始困矣。時煮酒每升百三十錢爲率。然則祖宗時每升十五錢。其坊場課利者。自開寶九年冬。詔承買以三年爲限。仍戒當

職官吏毋得信任小民。一時貪利。妄增課額。此祖宗之仁政也。大中祥符元年春。始有實封投狀給賣價高之令。而民亦困矣。熙寧以後。坊場錢又盡入常平司。紹興元年。又命概增五分輸戶部。二十七年後。其販闕者復弛之。惟長沙一城無滴禁。蓋劇盜馬友爲酒稅之法。人便安之。故不復改也。舊兩浙坊場。有一千三百三十四所。每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戶撲買坊場才一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販闕者衆故也。是時行在戶部贍軍南東中三庫、并殿司所獻酒坊七十五所。歲收息錢亦爲一百三十萬緡。諸路酒課約爲五百餘萬緡。蓋自軍興。諸帥擅權酤之利。朝廷所仰者茶鹽耳。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始詔諸軍撲買場務。令常平司拘收。城郭酒店。令總領所拘收。三十一年二月。楊存中罷。殿巖趙密代爲帥。又上軍中及私家所買酒坊于戶部。由是縣官始得以佐經費。至乾道間。行在有七酒庫。日售錢萬緡。每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而歲額之外羨餘獻于內帑者。又二十萬。其後增加至五十萬緡。遂爲常數云。

四川酒課

四川酒課。在建炎中。合官民之入。總爲緡錢百四十萬。三年十月。張魏公爲宣撫使承制。以趙應祥總領財賦。應祥言蜀民已困。惟榷率尚有贏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願釀者。米一斛輸錢三千。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于是歲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

緡。凡官隔槽四百所。私場店不與焉。然法之始行。聽民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人之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爲病。二十六年二月。知榮州安仁費廷直入對。爲上言之。上謂輔臣曰。此張浚趙開以軍興財匱。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當更也。遂命總漕司措置。時湯侍郎允恭總計言。若改爲官監。應用米本至多無從。應副。王瞻叔爲潼川漕。獨請罷三州官監隔槽二百三十餘務許撲買。省官吏冗食以便民。明年。詔許之。其後撲買又改爲官監。今四川酒課累減之餘。猶爲緡錢四百一十餘萬。

夔路酒

夔路自祖宗以來亦不榷酒。趙應祥爲大漕。建炎四年。始榷之。舊一路場店一百四所。應祥增爲六百餘所。歲收錢四萬二千九百餘引。紹興十六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奏除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

財賦二

常平苗役之制 書戶長雇錢

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遂罷之。其二年冬呂元直、葉少蘊、張達明、孫仲益、在從班奉詔討論常平法。元直等以爲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遂置諸路主管官。追還羅本。紹興八年冬。李泰發參政復爲上言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九年。遂復提舉官。使掌其政。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撥以贍軍。無復如曩時之封樁矣。免役錢自熙寧以來已有寬剩之數。建炎元年。既增射士。六月乙亥。議者恐費不給。明年夏。乃詔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戶役錢。槩增三分。五月庚戌。三年。復減之。七月己丑。其後命撥已增錢赴行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紹興二十九年。又用趙直閣善養議。詔品官子孫名田。減父祖之半。餘同編戶差役。其詭名寄產皆併之。三月丁丑。乾道二年。李侍郎若水。復請令官戶全納役錢。二月辛未。上初不可。既而卒行。其年六月。舊戶長雇錢者。舊以免役錢給之。建炎四年。廣西漕司請罷戶長。而用熙豐法。每三十戶。遂料輪甲頭催租。八月辛卯。紹興初。遂盡取其庸錢隸提刑司。元年五月戊午。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乃不復行。而舊戶長雇錢。因不復給。五年。詔其錢分季起發赴行在。正月

壬戌後遂爲總制窠名焉。

義倉

義倉創始于慶曆元年。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二斗輸一升。以備水旱。後亦廢。熙寧初。神宗嘗欲復之。會王介甫主青苗。因爲上言。人有餘粟藏之于冢何害。而顧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乃止。二年七月。熙寧末。王尚書古爲司農簿。奏復行之。仍令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入縣倉矣。十年九月元豐八年。又罷之。紹聖初。復立。然議者謂義倉當留諸鄉。以備水旱可也。今併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後又命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軍倉。或資他用。故凶年無以救民之死。失古人立法之意矣。紹興末。趙郡王令諶在戶部。言州縣義倉多陳腐。請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又請水旱傷災。檢放不及七分。卽許賑濟。沈守約丞相持不可。上獨許之。二十八年九月乙酉。明年。浙西提舉呂廣問言諸道常平義倉。名存實無。請遣使覈實。除其虛數。禁其移用。二十九年六月壬寅。遂命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覈實。得糴米錢六十餘萬緡。詔別行收糴。今成都一路義倉。歲額二萬七百斛有奇。除賑給貧丐人外。所餘無幾。紹熙五年。高平續耆爲提舉。遂刷本道義倉錢及金銀。總爲七萬五千餘緡。別儲米于彭、漢、蜀三州。以備糴濟。慶元六年。宣城孟綸爲提舉。又欲取本道抵當本錢六十餘萬緡。以市義倉米。朝廷不從。近歲制置司。又有廣惠倉。乃邱宗卿所創。凡爲米三十餘萬石。制司自掌之。凶歲頗賴其用。惟閩中魏元履、處士朱元晦先生。嘗置于里社。每歲以貸鄉民。至冬而取。有司不與焉。今若

以義倉米置倉于鄉社。命鄉人之有行誼者掌之。則合先生之遺意矣。

經制錢

經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資政所創也。時方臘初平。用度百出。徽宗命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亨伯乃創比較酒務及頭子錢。頭子錢者。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也。五代國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其數甚鮮。康定元年。始令具數申省。不得擅支。政和四年。又令給納係省錢物。每貫收五文。及亨伯爲經制。遂令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止供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所謂經制錢者。其始行之東南。後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錢數百萬緡。靖康初。廢。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至行在。戶部尚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蘊、乃請復之。于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提刑司掌之。仍禁不得擅用。十月壬戌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榷茶酒錢。二量添賣糟錢。三增添田宅牙稅錢。四官員等請受頭子錢。五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十月戊戌紹興十七年二月。又增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迄今東南經制錢。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凡公家出納。每千經、總、二制。共五十六錢。視宣和時過倍。

總制錢

總制錢者。紹興初。孟富文參政所創也。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領措置財用。富文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從之。閏二月己丑。於是首增頭子錢爲三十文。四月己未其十五文充經制窠名。七文

充總制窠名。六文提、轉、兩司。二文公使支用。既又請收耆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四月癸亥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四月辛未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八月己酉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催充總制。至十一年。浙東一路。收總制錢一百八十九萬緡。諸路準此。乾道元年十月。又增頭子錢每貫十三文充總制。是時戶部歲入視其出。闕七百萬緡。故有增頭子錢。及官戶不減半役錢之令。蓋補經費也。時虞并甫當國。有趙咨者獻言所在吏祿。皆除頭子錢。而在京百官獨否。除之。歲可得七十萬。并父命都司計之。僅二十四萬緡。以其不多而止。時六年四月也。至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

經總制錢額廣西經總制銀

經、總、制錢。舊法守貳通掌。而隸提刑司。李朝正爲戶部侍郎。建言始屬通判。一歲所入。至一千一百二十萬緡。其後復命知、通、同掌。無歲不虧。于是議者。乃復請委通判。事既行。諸道因請以紹興十九年所入爲準。時汪明遠爲侍御史。上疏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是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爲額。上可之。然今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歲收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又多于朝正在戶部之額三百萬矣。乾道初。孝宗嘗諭洪景伯丞相曰。祖宗時財賦。無經總制錢。朕他時用度有餘。即令民間免輸納。然其所入浩大。迄不容免也。舊廣西經總制銀。皆隨稅均取于民。民甚以爲患。紹興二十六年二月。高

宗用知雷州趙伯檉言。下詔禁止云。十六年專用通判。後五年。知通同掌。

四川經總制錢

四川經、總、制錢。額理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一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領所。一百六十九萬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郡支用。光宗受禪。蠲湖廣三年錢四百餘萬緡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然四路憲司。歲撥湖廣錢。實止六十萬緡。故減放之令。後三年乃下。而每歲所減通總司抱認。亦纔九十萬緡。迄今遂爲永例。

田契錢 王瞻叔括契本末

田契錢者。亦隸經總制司。舊民間典買田宅。則輸之爲州用。嘉祐末。始定令每千輸四十錢。五年二月宣和經制。增爲六十。四年六月靖康初。罷。建炎三年復之。紹興總制。遂增爲百錢。五年四月後以其三十五錢爲經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爲總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爲州用。十七年四月。乾道末。曾懷在戶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總制焉。七年七月先已詔牙稅外。每千收勘合錢十文。紹興五年三月。後又增三文。並充總制窠名。十七年四月。而牙稅勘合之外。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隸諸司。大率民間市田百千。則輸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請買契紙。賄賂吏胥之費不與。由是人多憚費。隱不告官。謂之白契。紹興三十一年。軍興。王瞻叔爲四川總領。乃括民間白契稅錢以贍軍。十一月丁酉報可。遣官置司。會三司飛申之籍。許人告。沒三之一。以其半給告者。嫁資移囑。隱其直

者。視鄰田估之。雖產去券存者。皆倍收其賦。細民墓地。亦首納算錢。于是除威茂珍州長寧軍及關外四州不括外。他三十三郡。共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見數。明年。沈德和爲制置使。首以蜀中括契錢不便爲言。而議者亦譏其斂怨。乃下詔。自登極赦前。有帶白契者悉蠲之。卽已輸。許對折二稅。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命下。瞻叔乃疏駁白劄子干朝。且言不願輸者。皆豪強與士大夫之家。請理納如故。詔白契在戶下者。許行首納。仍依赦免其倍輸。隆興元年四月丁卯。時瞻叔已被章。而德和入境。遂檄郡。凡三十年以前白契。在戶下者。悉放免之。又截成都當輸總所折糴錢給民戶。沈以元年五月到官。瞻叔猶在蜀。三上疏爭之。且言虞允文以買馬職事。疑臣張震付邠甲戶。輸金甚多。故二人以此囑介。請下御史臺大理寺鞫實。其實瞻叔以軍興用度不給。因行一切之政。故議者非之。其後所括錢。朝廷悉取他用。總司迄不能有也。今蜀中田契錢。諸縣既有定額。大抵不能敷。則以其錢均取於牙儈。人甚苦之。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詔吳挺買御前馬。價錢于樁管白契稅錢四百餘萬貫內取撥。乾道元年五月辛亥。詔撥一百五十萬緡赴南庫。二年二月壬寅。又盡撥赴左藏。

稱提錢

稱提錢者。鄭亨仲改四川宣撫副使之歲。紹興十四年。始命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爲鑄本。于是三路每歲共得錢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萬七千緡爲鑄本。又得其贏餘十八萬緡有奇。以助軍食之用。至今不減。

月樁錢版錢帳

月樁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朱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命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錢充其數。然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于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迄無以禁之。大爲東南之患。紹興三年。李泰發秉政。爲上言月樁錢害民。而江東西尤甚。請損之。遂命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旨。自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二月甲子。然不能大有所減。十七年。朝廷既罷兵。又命監司、郡守。將寬剩撥錢充月樁。以寬民力。八月己未。其後遂減江東西月樁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九月乙亥。減徽信州各五萬有奇。宣州五萬。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筠州南康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 十八年冬。上又諭秦會之。日昨已減月樁錢。要當盡罷。會之卽諭版曹李仲求。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樁錢卒不能罷。乾道中。始減廣德軍月樁錢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光宗登極。以月樁有數額。大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其年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樁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袁州減二萬五千。常州減二萬。吉州減萬七千。隆興府。饒州。各減萬五千。信州減一萬。撫州減七千。贛州減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減六千。湖州減五千。徽州。南康軍。各減四千。興國軍減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減二千。 今東南月樁錢。歲爲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邑皆有之。而浙中爲尤甚。紹熙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俟。守岳陽。會四縣版帳

之額。爲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名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端叔、漕判薛象先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又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折估錢

折估錢者。始自紹興初。張德遠爲川陝宣撫使。日供給關外大軍之名也。蓋諸軍月支正色米之外。又有折支估錢者。故以此名之。其後衣賜犒賞。供給芻豪之屬。通以折估爲名。而其數浸廣矣。鹽折估者。取三路鹽引稅錢。而供此折色也。酒折估者。取四路場務坊店酒息錢。而供此折色也。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歲折估之入。凡七百一十餘萬緡。其出一千二十八萬餘緡。蓋以糴本、經、總、諸色窠名助其費。而糴買糧絹。與夫般運之費八百七十二萬餘緡不與焉。諸雜費約九十萬緡。又不與焉。大抵蜀中之折估。與江浙之月樁。皆以贍軍得名。其事相類。但折估猶有鹽酒爲之窠名。而月樁乃白著橫科。尤爲無藝。爲今之計。要當加蜀中之法。以鹽茶錢贍軍。則月樁斯可免矣。

免行錢

免行錢者。創始于元豐。推行于宣和。廢罷于靖康。紹興十一年。以軍事未寧。始令諸道量納。四月丙子。時川陝四路。歲取免行錢至五十萬緡。東南又倍之。十七年。既罷兵。詔損三之一。四月丙申。十九年。王大寶尚書守運州還。言于上。但免廣中新循等六州而已。五月丁未。二十五年。曹泳在戶部。言其所取苛細。始奏罷之。五月戊申。隆

興用兵後。王自外還朝。復以免行爲請。上批曰。民不可擾。難以施行。翌日進呈。上諭錢處和曰。曹泳所行。惟免行一事。人至今以爲是。今日豈可不依曹泳。乾道元年七月辛亥。遂不行。

麴引錢

麴引錢者。湖南路有之。紹興間。鄉村有吉凶聚會者。聽人戶納錢買引。于鄰近酒戶。寄造酒麴。不得非理抑配。法非不善也。然時方用兵。而敷大軍月樁錢于諸路。湖南諸郡。兵火之餘。賦入鮮少。所樁不能供十之二。有劉獬者。知衡陽縣。始令人戶請買麴引。以助月樁。自是旁郡邑皆效之。後四年。當紹興十八年經界法行。遂以人戶田畝。分爲三等。上等輸三千。聽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七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輸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下。則例輸百三十錢。皆隨夏秋稅送官。自田二十畝而上。無能免者。袁州、江西凋郡也。其地西北與長沙接。自初科月樁時。錢臣韓球。與郡守趙士瑗不叶。所科偏重。無所從出。遂亦于麴引中取之。每人戶稅錢一千。則科二百文。八十百陌凡爲錢五千四百餘緡。乾道三年。王次張爲湖南漕。始請禁戢。戶部莫如之何。第行下依見行條法而已。會乾道新書行。刪改紹興納錢買引舊令。于是麴引錢暫罷。旋稍復行。迄不能禁也。四年。湖南提刑趙思恭。又乞將衡山等八縣。隨宜裁酌。均于上三等戶。黃仲秉爲副漕。奏言本路三十八縣。不皆待此而足。歲計匱乏者。獨十餘縣。望朝廷稍減月樁之額。以寬此十數縣之不足。則麴引之禁。可力行于一路之間。而九州三十八縣之民。皆被惠澤矣。淳熙元年。袁州

言自乾道新書行。月樁始大不足。戶部勘當。欲權依紹興舊法。許之。四年。張定叟知袁州。復奏江西始以稅額均月樁。則一路皆輕。而袁州獨重。今復麴引以補月樁。則一路皆無。而袁州獨有。既未能減月樁之重。而反增麴引之征。非所以示公於天下。趙子直爲小漕。會本州所賣麴引之入。歲爲三萬緡。令本州與漕司各認其半。而麴引遂罷。獨湖南如故云。余嘗論今之天下。多有不可爲之縣。而未有不可爲之州。閒有不可爲之州。而未有不可爲之漕。若長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則麴引之征。眞可免矣。

身丁錢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爲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敷于田畝。一分敷于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于田畝。言者以爲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迪。又請兩路丁錢。隨田稅帶納。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于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庚子。然上供樁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爲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者。李氏有國者所創也。蓋以泰州及靜海軍。今通州。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絹輸之。民益以爲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爲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于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兩浙舟

丁錢者。始未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賣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六文。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綢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三百六十文。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當時絹賤。未有陪費。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于五等下戶。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一月丁未。于是歲爲絹有二十四萬匹。綿一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爲言。增得解人免丁役。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特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兩浙歲澇。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皆有奇。二月癸卯。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輒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爲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民戶。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爲錢千四百。絹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爲匹。仍止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五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爲一匹。乾道八年。余處恭爲烏程令。請于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欽道秉政。奏行之自是爲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錢勿輸。七年八月丙辰。二廣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興初。詔令本路監司約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創。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

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也。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粟米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焉。是粟米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顧以趣辦爲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閩浙湖廣丁錢。在國初。歲爲四十五萬緡。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嘗除之。後又復。

僧道士免丁錢

僧道士免丁錢者。紹興十五年始取之。正月癸酉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禪寺僧、宮觀道士。散衆丁二千。長老、知觀、知事法師、有紫衣師號者。皆次第增錢。六字四字、師號者又倍于是。歲入緡錢約五十萬。隸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師號不售。乃詔律院有紫衣師號者輸錢。視禪刹禪僧及宮觀道士有之者。輸丁錢千三百有奇。八月癸巳。至今以爲例。初取免丁時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廢殘疾者聽免。後詔七十以上乃免之。然今浙中諸大刹都城道觀。多用特旨。免徭役科敷。而州縣反以其額數于民間。大爲人患。

田四廂錢

田四廂錢者。始自紹興十二年春。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人馬隸馬司。明年。有旨令四川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綢絹四萬七千餘匹。綿五萬四千餘兩。赴鄂州。十四年二月戊戌。蓋此錢本供晟軍費故也。二十九年。軍事將興。乃以其五十萬緡還四川應副。增招軍兵歲計。六月壬辰。還二十二萬。七月庚戌。又增之益路二十萬。利梓夔路通減五萬。淳熙末。又以其餘緡。對減四川鹽酒重額。十六年四月己巳。語在經總制錢事中。

市舶司本息

市舶司者。祖宗時有之。未廣也。神宗時。始分閩、廣、浙、三路。各置提舉官一員。本錢無慮千萬緡。海貨上供者山積。宣和後。悉歸應奉。建炎初。李伯紀爲相。省其事。歸轉運司。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本。元年七月己亥廢。二年五月丁未復。四年春。復置廣司。二月。紹興二年秋。廢閩司。七月甲子。尋併廣、浙、提舉官皆罷。八月。已而閩、廣、復置。六年冬。福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官其綱首。十二月乙巳。十四年。命諸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丁、沈香、豆蔻、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至紹興末。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隸版曹。然所謂乳香者。戶部常以分數。下諸路鬻之。郴州、當湖湘窮處。程限頗急。宜章吏黃谷、射士李金、數以此事受笞。不堪命。乾道元年春。因嘯聚峒民作亂。遂陷桂陽軍。上命劉恭甫爲帥。調鄂州兵討平之。蓋利之所在。害亦從生。此可爲理財者之戒。

祠部度牒

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長編云。始于熙寧元年秋。蓋誤。熙寧之直。爲百二十千。渡江後。增至二百千。其後民間賤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紹興初。李仲永初入朝見上。爲上言今歲鬻度牒萬。是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上納其言。十三年。既罷兵。遂不復鬻。五月丙午。久之。復以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二十一年九月戊午。時王元龜尚書爲國子司業。復請放行。上諭大臣曰。大寶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延人主壽爲言。朕爲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教傷民。莫此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然諸路僧尼。猶有二十餘萬人。道士女冠萬餘人。二十六年三月甲午。明年。遂詔換給不盡度牒。皆歸禮部。二十七年八月辛亥。三十一年春。朝廷聞金亮欲敗盟。始放度牒。增直爲五百千。二月戊午。其後所放滋益多。隆興初。詔減爲三百千。因出度牒二萬。鬻于江、浙、湖南、福建。計直六百萬緡。期以一季。州縣皆抑以予民。民大以爲擾。二年二月。周元持御史言于上。乃損爲二百五十千。三月癸巳。自辛巳調兵以後。九年之間。官鬻度牒至十二萬道。有奇。孝宗知之。乃降詔權行住賣。時乾道五年冬矣。十二月庚寅。明年春。遂增爲四百千。六年正月甲子。淳熙初。又增五十千。四年十月戊辰。明年夏。詔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錢引八百千。五年六月丁丑。尋詔東南度牒。如紹興之舊。九年五月辛未。紹興三年。中書門下言亡僧道度牒。申繳絕少。顯有弊倖。乃又增其直爲八百千。閏二月甲寅。自淳熙後。四川總領所。歲得

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補還酒課觸減之數。三年六月甲申降旨。而東南諸路。委都司官給賣。歲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計之。是失十萬農也。然僧道士有金錢。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間至千六百引云。今總所對減酒課度牒。僧徒已輸錢至嘉泰十五年。今方嘉泰二年。頃朱晦翁爲浙東提舉。遇饑歲。亦請度牒于朝。以備糴濟。蓋自紹興以來。已爲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度牒初以黃紙。紹興五年易以絹。七年又易以綾。

東南軍儲數

東南軍儲。始仰給于江湖轉漕。紹興元年。以寇盜多。貢賦不繼。始命戶部降本錢。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所謂本錢者。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出納之際。吏緣爲奸。人情大擾。五年。上在臨安。又命廣東漕臣。市米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十一年夏。始分行在省倉爲三界。界每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爲上界。次苗米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爲中界。糙米東倉受之。以給諸軍爲下界。六月癸酉。十八年。戶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上大喜。閏八月庚申。舊制二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九萬斛。二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所欠一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浙西七十六萬斛。行在省倉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界外臨安府行在省倉場二十萬石。平江如之。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十八年閏八月甲子。二十八年秋。戶部遂請二浙江湖米權。以見發三百六十七萬斛爲準數。從之。比祖額。二浙欠三十萬。江東三十萬。江西六萬。湖南十萬。湖北二十五萬。九月壬申降旨。時二

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蓋綱米及糴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也。舊川廣荆湖。歲自運河漕綱至京庾。每有淺阻之患。三十年夏。議者以建康之鄧步、銀林。自江達湖。止遵陸二十里。請于其地。置轉般倉。上命江東漕臣。相度爲之。四月壬申。然卒不果。或謂經由湖中。恐有飄失之患。故但行運河云。

四川軍糧數 關上糧數積

四川軍糧。歲用一百五十六萬餘斛。其十三萬餘斛歲收。二分稅子。二萬九千斛。興元府、興、洋、階、成、利、鳳、西和州營田租十萬餘斛。一百三十七萬斛糴買。關內。七十八萬石。關外。六十萬餘石。然糧道既遠。水運頗勞。紹興六年春。吳涪王爲宣撫副使。命將取秦州。必欲從陸運。趙應祥爲大漕。執不可。吳迄自爲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費四十餘千而致一斛。其冬。吳復欲從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邵澤民權宣撫副使。獨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自後席大光、胡承公、相繼入蜀。率以水運爲可行。于是總領所委官就糴于沿流諸郡。然民間不免受弊。而糧亦不足。十八年。符行中。爲總領。用其屬官李景孚之策。景孚。字紹祖。開封人。遵勛之後。貪酷吏也。終于直祕閣知夔州。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市賣。由是盡革前弊。米運充足。三十一年。金人入侵。王瞻叔調利路夫六萬七千人。自魚關負糧至鳳州。人持七斗米。興元二萬夫。巴蓬利各四千夫。文龍成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始給之。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日給米二升。然民間一夫之費。猶數十千。又多道死者。乾道初。汪聖錫帥蜀。請優恤之。漕司

奏人給三千。應用度牒八百。上命以二千予之。二年正月甲子。乾道中。虞雍公自宣撫使還朝爲右僕射。上問兩邊積糧之數。虞公奏臣離蜀時。近八十萬斛。乾道五年春。當紹興初、關外四郡。多不耕之田。故多徙諸軍于內郡以就糧。如守邊之兵。必就食于內郡之水運。其後四十年閒。耕墾遍野。粒米狼戾。有司不時措置就糴。至辛巳用兵。王之望調利路丁夫運米。一夫之費。至七八十千。民力告竭。又丁夫多死于道者。臣始至宣司。卽邊地措置和糴。不惟省內郡水運。而邊頭漸有儲蓄矣。亦聞王炎委孫叔豹增糴。王公明以樞密使代爲宣撫。但近日移兵戍黑谷等處。食者旣衆。或一不熟。仰食此米。必無贏餘。一日邊事起。當有辛巳調夫之患。上曰然。卿宜將此意。諭王炎。令廣作措置。其後至淳熙中。西邊乃有積糧一百一十餘萬斛云。在魚關、階、成、西和、鳳、興、洋、利、金州、興元府、大安軍十一處貯之。自符行中于利、閬、等州置糴場。募商人載兩川米入中。其在閬州者。泛嘉陵而上至利州。又自利州運至魚關。官不勝其費。又多亡失者。紹興末。楊嗣勳總計。始用屬官井研陳厚議。廢閬州糴場。令商人徑至利州及魚關。仍優其直。公私便之。

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年計三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漕司。于諸州收買。其十六萬緡。以權貨務見錢闕子。二十萬緡以也故窠名錢科降。紹興三十一年。殿前司旣獻酒坊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馬草本錢。而以遞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辛未。大抵馬草料錢。約計七十

餘萬。

關上諸軍馬料

關上諸軍馬料。舊于沿流諸州和糴。然實以等第分科爲率。紹興五年。馮震武傳之總計。始自置場糴買。歲用大麥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明年夏。請權免和糴馬料一年。許之。今西邊有積料十二餘萬斛。蓋備軍興。非歲計所常用。

都下馬料淮浙江東沙田蘆場本末

都下馬料。舊以其數和糴于民。紹興二十七年冬。言者謂江浙閒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明年春。詔遣戶部郎中莫濟子齊。同三路漕臣按視。將以其租爲馬料之費。二十八年正月癸未。時葉審言爲御史。上言陛下初欲免歲糴馬料。爲國便民。然三路遼遠。使者豈能盡行。必有強增其數以希進者。于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害及貧民。慮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始浙漕趙清獻議欲盡行沙田入官。隨其肥瘠高下。輕立租課。就令見佃火客耕種。如有形勢之家。尚敢占吝。具名取旨。事既行。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而或不以爲便。乃令見占人。且行管佃。淨認租課。故審言論之。尋詔第三等以下戶。更不一例根括。二十八年二月癸丑。後數月。又詔淮東人戶。檢尋契要未備。可限半年。五月庚午。俄特與放免。五月丁丑。後月餘。復命并浙西江東官戶千畝。民戶二千畝以下放免。餘并依元旨增租。六月甲寅。時福建江海之濱。亦有新出沙田。戶部聞之。遽下常平司出

賣。而殿院任信儒以爲此皆民間自備錢本興修。數年之間。償費未足。望少寬之。乃止。二十九年五月甲寅。其後淮東、浙西、江東三路沙田蘆場之籍。總二百八十萬畝有奇。凡爲沙田。則起催小麥米絲。沙地則起催豆麥絲麻。蘆場則起催柴薪見錢。民間以爲擾。訴訟不絕。方務德滋守京口。五疏論之。孝宗問大臣。此事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損。陳魯公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于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務存大體。惟恐有傷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乃詔沙田蘆場指揮。更不施行。三十二年冬也。十二月庚戌得旨。乾道元年秋。幹辦皇城司梁俊彥復獻議。乞以官民請買之田立稅。請佃之田立租。乃詔淮東西紹頌張津、楊倓同三路漕臣措置。而俊彥總治之。葉子昂秉政。深不以爲然。而弗能止也。俊彥等乞沙田折納米。沙地及蘆場並紐折見錢。從之。七月丙寅。置措置官田所。九月丙子。申請折納錢米。六年春。始立稅租數目。自一分至三分。已業沙田所得花利。每米一石。于十分內。以一分立租。蘆場花司紐錢一貫。于十分內。以一分五釐立租。其租佃沙田。即立租二分。蘆場立租三分。二月己酉也。凡爲錢六十萬七千七十餘緡。詔並赴南庫送納。七月癸未。八月秋。言者以爲向來措置之初。止爲有力之家。侵耕冒占。而奉行之際。乃并人戶、租產、口業、一槩打量。加立新租數倍。致人戶有逃移者。乃詔已業蘆場草地所納賦稅。并減五釐。租田與減一分。七月甲戌。先是創提領官田所。至是併歸戶部焉。